

第 四 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 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1944 年 1 月 ~ 1945 年 8 月)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h.com

第一章

豫湘桂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一、太平洋战场美日力量的逆转

1943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相互交战着的两大集团来说,是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年初,被围困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30多万德军精锐部队全部被歼,苏联红军从此开始了战略反攻。8月份的库尔斯克战役取胜之后,苏军更牢固地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北非,英法联军迫使德意军队于5月份投降。7月,联军又在西西里岛登陆,战火燃至意大利。墨索里尼被囚之后,意新政府于10月份反戈一击,对德宣战。德国法西斯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

欧洲战场的巨大变化,也强烈地冲击着远东的日本,它预示着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德日会合、图霸世界的计划彻底破产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半年里,日军曾依仗其先发制人的强大攻势,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澳大利亚本土也直接受到其威胁。但日本究系小国,力量扩张也到了极限。当经济实力强大的美国也加入了反法西斯的阵营之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优势便被彻底动摇了。中途岛海战以日本的惨败而告终(是役损失4艘航空母舰和250多架飞机),日军只得由攻势转为守势。1943年初,瓜达康纳尔岛经过几番争夺之后,日军又告失守,不但海空军损失惨重,又丧失了两个精锐的陆军师团。至此,日军连作战的主动权也丧失了。

美军的反攻,先是从日本东南方的岛屿开始,继之深入到广阔的中太平洋海域。在“跳岛战术”的攻击下,日军被分割围困,后勤供应断绝,只得步步后撤。8月5日,天皇谕示“要研究给美方一击”,不能这样“步步受逼”,^①但军方(特别是陆军方面)却意识到力量对比的严峻情况,开始考虑后撤问题。9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其中划定日本所要确保的“绝对国防圈”。其范围包括千岛、小笠原、内南洋(指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委任统治地,大致包括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等等)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缅甸在内。日军在缺乏足够实力的情况下划定的这个“国防圈”,自然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美军军事力量的急剧增长,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预料之外:在10月6日、7日对威克岛的攻击中,美军动用了6艘航空母舰和30余艘巡洋舰及驱逐舰,飞机1200多架次;11月底,在吉尔伯特一处作战的美军航空母舰就达11艘,另外还有数十艘其他各类舰只。1944年1月底,轰炸拉包尔的美军飞机在4天内出动了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105页。

1 000 余架次……。在这样庞大的攻势面前,日军将海军主力撤到马里亚纳及加罗林海域一带。3月18日,又制订了一个迎击美军舰队的“Z”作战计划,准备在太平洋正面与美进攻部队交锋。但刚到月底,联合舰队待命攻击的地点——帕劳群岛就遭到猛烈的空袭(30日一天内就有11批美机来此轰炸),这个计划便以流产告终。非但如此,古贺峰一大将在此也因飞机失事而丧生,这是继山本五十六大将被击毙之后,联合舰队在战场上毙命的第二位司令长官。6月份,空前规模的马里亚纳海战打响了。此处群岛被日本视为本土对太平洋的防波堤,自1943年7月起便“锐意加以整备”。这里配备了第一航空舰队的主力,它是由日本海军以海军基地的全部力量编成。决战开始时,联合舰队的新任司令长官曾训示全军:帝国兴亡在此一举。在他看来,这是日本海军以航空及水上部队之全力实施最后决战的时刻。结果却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和潜水艇再一次显示了其雄厚的实力。日本海军先失掉了基地航空队的大部分,又有3艘航空母舰被击沉,4艘受重创,至于航空母舰上的飞行机队,则几乎全军覆没(360架中仅剩25架)。这些对技术有高度要求的兵种,“为训练之故,需要大批的教官及乘员,且费时颇多。今既损失如此,则日本海军已丧失了再建决战舰队之希望”^①。

战火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6月份,以成都为基地的在华美国空军袭击了北九洲的八幡小仓。7月初,日军重兵把守的塞班岛又被攻占。这一连串岛屿的占领,使得美军飞机有了一个个前进的基地。以B-29型重轰炸机为主力,针对日本本土的大空袭即将来临。

在辽阔的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但在中国大陆上,他

^① [日]服部卓四郎著:《大东亚战争全史》(三),第120页,(台)军事译粹社印行。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们却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攻势。这是日本方面在美军不断的攻击之下,力图扭转战局的重大措施之一。

二、日本策划“一号作战”

所谓“一号作战”,就作战范围而言,北起河南省,南至广西边境,绵延数千公里;就作战规模而言,打破了日军侵华以来的空前记录。战役正式发起于1944年4月份,但日本大本营早在上年的8月份就开始策划了。日本大本营鉴于海战的接连失败,意识到自己的防线并不稳固,便开始制订其长期战争的计划。其指导思想是:即便是将来在太平洋上的防线全被突破,也要保证在中国大陆上有足够的立足点。通过中国大陆,再与被切断海上交通的南洋50万日军联系起来,利用这一广阔领域内的丰富资源,就可从事长期的战争。另外,完成这一计划的主要兵力系陆军,大本营考虑的正是要通过其作战来提高日军整体因海上不断战败而日见低落的士气。因此,核心的问题所在,就是“先行打通中国大陆南北,构成直通南方的大走廊”。所谓打通,“即企图占领和修复从黄河北岸的新乡至汉口的平汉线南段,武昌至衡阳的粤汉线北段,衡阳至柳州的湘桂线,并新建自柳州经南宁至谅山的线路。这样就把朝鲜、满洲、中国、印度支那用铁路连结起来”。^①表面上看,这将是日军的一次主动大出击,但实际上,却是大本营方面深知太平洋防线不保而欲在中国事先构筑防御圈的消极措施。

中国战场上局势的演变,也引起了日方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军队尽管抗战积极性在武汉会战以后逐渐降低,但毕竟仍在坚持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地方武装更在广阔的敌后从事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军的所谓“治安”工作;中美空军实力的增强,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73页。

更对日本构成直接的威胁,特别是从中国大陆基地起飞的美军飞机,成了日本方面的心腹大患。

1943年11月底,在华的美国空军拥有战斗机、轰炸机共约230架,其中大半配置在桂林及东南沿海地区。25日,30架美军各类飞机从江西省的遂川机场起飞,对台湾新竹的日本海军飞行基地进行空袭。对日本来说,来自中国大陆基地的美军飞机的空袭,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美军同时也可以大规模地对日本本土发起空袭。不仅如此,这些飞机还不时地轰炸袭击东海上的日军舰船。摧毁美国的在华空军基地,从根本上消除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可能性,便成为日军大本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基地又大多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这同设想中的打通大陆交通线计划里的作战区域大致相同。如果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计划是势在必行的话,那么因在华美国空军活动的加强和日军欲摧毁其基地的设想则大大加快了计划实行的步伐。

此次战役,因其牵扯面太广,所以日军的计划几经反复。先是中国派遣军于1943年12月初制订出计划方案,但大本营方面却警告其“不能轻易作出决定”,深恐泄密。中旬,大本营又要求将攻击计划提前,同时将作战名称定为“一号作战”。进入1944年,在华美国空军活动更加频繁,日军欲摧毁其基地成了确定实施“一号作战”的主要动力。1月24日,天皇批准《一号作战纲要》。据此,中国派遣军又于3月10日制订了较为详细的作战计划,12日向全军作了传达。按照这个计划,日军“于1944年春夏季节,先由华北,继由武汉地区及华南地区分别发动进攻。击溃敌军,尤其是中央军,并先后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部及湘桂、粤汉铁路之要地,分别予以占领并确保之”^①。在此计划里,日军投入的总兵力为51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上),第27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万人(平汉作战为 148 000 人,湘桂作战为 362 000 人),战马 100 000 匹,各类火炮 1 551 门,坦克 794 辆、汽车 1 555 辆。^①中国派遣军 1943 年末在中国大陆的兵力总数仅为 62 万左右,战马 13 万匹、汽车约 18 000 辆。为确保战役的完成,日本原准备从中国大陆调往太平洋岛屿上的兵力也暂缓或不调,并且又从国内和中国东北抽调来大量的各类兵种。对日本陆军来说,这样长距离的作战和大规模的兵力集中是没有先例的。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大将的日记里,明显地反映出他深知这次“派遣军未曾有过之大战,……与实力、资材,尤其战力全面下降之状况,殊不相称”^②。但面临着对日本极其不利的远东及太平洋战局,大本营方面只有孤注一掷了。

打通平汉线是“一号作战”的第一步,由华北方面军来完成。在 1943 年秋开始实行的《下半年度作战指导大纲》里,该方面军鉴于共产党活动的急剧加强,原规定“主要作战对象为中共党和军队,其作战目的也是要从组织上消灭中共党和军队”^③,这时便改变作战方向,抽出了兵力的二分之一(至少 65 个步兵大队)投入“一号作战”。其作战计划为:“首先突破正面的敌军阵地,将我主力部队集结于黄河南岸。随后部队佯作沿京汉线南下,以郾城附近为中心,使主力朝西方向迂回,围歼第 1 战区敌军,特别是汤恩伯军。”^④兵力的运用大致是以第 12 军为主力在正面作战,第 1 军由山西方面策应,而华中方面军则分别以部分兵力自皖西和鄂北方面出兵配合。日军一方面制定出较为详细的作战计划,一方

①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 6 页。

②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 134 页。

③ 《河南会战》(上),第 36 页。

④ 《河南会战》(上),第 40 页。

面也加快战争的准备：自1944年2月份起，飞机开始大肆活动，广泛侦察。3月中旬，修复了黄河铁桥，又重建了邙山头据点；平汉铁路线一直修复到黄河岸边，并铺设了8条支线，又从各地运来大量的枕木、铁轨等器材；4月中上旬，第12军主力都已集中在新乡以南的黄河北岸地区，从绥远和东北抽调的部队也相继到达……兵力建制为第12军所属的第37师团、第62师团、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旅团、骑兵第4旅团、炮兵、工兵联队及其他特种兵，另加关东军派来的第27师团和绥远调来的战车第3师团。第1军则以一部配置于黄河北岸山西境内，华中方面军一部于信阳及安徽西部正阳关地区，准备配合。全部行动由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指挥。除此之外，又集结一大批伪军部队协助进攻，计有第2集团军张岚峰部、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第28集团军庞炳勋部、第11军孙殿英部等。一场蓄谋已久的战役就要打响了。

第二节 河南境内的战斗

一、日军打通平汉线

与日军调兵遣将、周密部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时国民党的军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其军队素质日趋低下，战前训练的精锐部队在抗战伊始就损失一多半，1929年至1937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军官约有25000人，但刚进入1938年就已有10000战死，^①至于兵役诸方面的弊端下文将要论及。抗战后期在美国援助下编练成

^① [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及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以下简称《毁灭的种子》）第144页，英文本，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的精锐部队,大多集中在大西南和北缅、印度,其中驻印军3个师全部美式装备,在云南的26个师为半美式化,分别称为“X军”和“Y军”,另有一部分布置在大西北地区,用于围困中共的陕甘宁边区。而在广阔的华北、华中及华南战场上,却无多少机动兵力可调。在河南等处布防的第1战区部队,主力由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司令长官蒋鼎文无实权)统帅,担任河防和正面防御任务的计有第4、第14、第15、第19、第36、第39、第28等7个集团军,共18个军,约30万人。进入1944年后,由于黄河北岸的日军调动过于频繁,特别是日军工兵部队忙于修复中断6年之久的黄河铁桥,第1战区部队据此判明日军会有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可能要南下打通平汉线,因而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3月中旬以后,蒋介石连电第1战区,要求在嵩山附近与敌决战。14日,该战区制订出具体方案。18日,第1战区又根据军令部颁发的较为详细的“平汉线作战计划”,进一步准备在禹县、密县、许昌、漯河地区同日军决战。其兵力共43个师,内29个师担任防守任务,14个师则为机动兵团,隐蔽于临汝、登丰、禹县、襄城、宝丰、叶县地区,协助防守部队侧击和包围侵入嵩山一带的日军。^① 事后证明:这个计划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在日军凶猛的攻势面前,中国军队甚至连寻找决战的机会也不可能。

4月17日夜,日军终于发动了空前规模的“一号作战”。第37师团主力会同独立混成第7旅团一部渡过黄河,向中牟正而展开进攻。次日早晨就已深入到中国河防部队的后方。守卫该处正面阵地的为中方之暂编第27师,该师新近成立,装备尤差,武器堪用

^①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者不足三分之一，^①加之防区内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且沙质土地亦无法构筑工事，尽管第1、第3两团在正面进行了狙击，但日军主力用迂回攻击的方法最终突破了守军的两翼。接着，日军大队人马源源不断地开过了黄河。

在日军渡河立足未稳之际，中方的暂编第27师、暂编第1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9师之一部都曾发动过反攻，军长刘昌义曾亲率两营步兵袭击敌之侧背，但终未能扭转战场局势。

19日，日军第110师团又在邙山头发起攻势。在大炮、飞机和毒气的联合攻击下，中方守军第85军之预备第11师伤亡惨重。是日，日军出动飞机200架次以上，对守军阵地进行了数十次的俯冲轰炸。摩旗顶高地被攻占后，中方丢失了河防的制高点，而日军则以强大的火力配合，又进一步撕开了中国的黄河防线。

日军主力渡过黄河后，分路南侵。20日，一部日军进抵和尚桥，切断了新郑和许昌的交通。次日，3000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与进抵和尚桥的部队合进新郑，中方守军新编第42师之125团与敌血战3小时，连长以上军官阵亡10名，士兵伤亡过半，新郑也于当天下午失陷。在此之前，日军第37师团一部队用夜间奇袭的办法逼近郑州城，守卫郑州附近的中国军队计有第85军一部分，第110师的一部分以及第78军属下的3个团，但在日军主力到来后仅经过一个小时的抵抗就溃退，连接平汉和陇海两大铁路的重镇郑州于20日下午丢失。

日军在接连攻下尉氏、郑县、洧川、长葛、荥阳、崔庙等地之后，将攻击的主要目标放在密县，以图打破中国军队集结兵力反攻或侧击的支撑点，另将一部主力集结于新郑一带，以便进一步南攻许

^①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昌。而中方军队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便重新调整部署。在这个部署中,汤恩伯将所部主力分成南北两个兵团(分别由李仙洲、王仲廉指挥),准备以钳形态势包围入侵之敌,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之间举行决战。^①这个计划是4月22日作出的,但次日夜间密县县城就在两支日军主力夹击下失陷。

至此,渡河后的日军主力已开始全部会集在新郑一带,坦克师团和骑兵旅团也分别渡过黄河赶来配合。自25日起,开始继续南侵。29日,1万多名日军在150多辆战车和汽车的配合下完成了对许昌城的包围。在攻打许昌附近各据点时,中方的新29师、新42师、第29军、第193师、第20师、第91师与敌交火,其中第20师和新42师伤亡逾半,亦给敌以较大杀伤。日军以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协同作战猛攻许昌,中方担任守城任务的是新编第29师,共两千余人,经过顽强地抵抗以后,电台被毁,对外通讯断绝,工事亦多毁坏。5月1日,许昌失陷,师长吕公良阵亡,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②

许昌的失陷,不仅使中方丢失了豫中平原的中心,水陆交通的枢纽,更重要的是彻底打破了汤恩伯侧击日军的计划。据蒋介石的指示,许昌守军“应尽力支持,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③,第28集团军李仙洲麾下的两个军约1万人则急速往襄城、禹县方向移动,以攻击日军的侧翼,但这支机动部队同样被日军打垮,在颍桥镇一地的争夺中,日军动用了步骑七八千人,火炮20多门,汽车200余辆和坦克25辆,中方军队终于不支后退。这样一来,中方

①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转录自《第一战区三十二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

军队的处境越发被动,只得再次修改作战部署。

5月1日,蒋介石指示汤兵团“应集中全力第12军、第13军、第29军、第85军、暂15军、第78军等,使用于禹县附近,与敌决战”,并以一个军死守禹县县城。^① 据此,汤恩伯于次日开始重新调配部队。中方的这一变更,使日军也被迫修改了其作战计划。日军原来是想在打通平汉线的同时,能歼灭中方第1战区汤恩伯的主力部队,为此决定将在攻占郾城后以主力实行向右的大迂回。中方部署改变以后,日华北方面军参谋部认为“此种情况对于日第12军由郾城迂回,肯定不能形成有利的战略形势。为了迅速控制登封附近重庆军主力的退路——临汝平地,必须将第12军主力集中指向该方向,方能围歼第13军为中心的汤军主力,因此,第12军攻下许昌,即应迅速向右迂回”。^② 自5月1日起,日方第12军主力便以许昌为轴心开始面向西北的大迂回攻势。同时,日方又派第27师团和第37师团的部分兵力继续南下,目标首先指向郾城,以图最终打通平汉线。与此次作战相呼应,“派第8军的部分兵力,由信阳方面北上,同时为了起牵制作用,命第13军部分兵力由蚌埠方面沿新黄河的泛区西岸,向颍州(阜阳)方面进行作战。铁道部队应于打通作战结束后,由南北两方面开始修复作业”^③。

守卫郾城的中方军队为第89军的新一师,城东周家口附近有第15集团军麾下的骑兵第3师。5月2日,四五千名日军在伪军和4架飞机及20余门大炮的配合下发起攻击。甫一接触,骑3师即阵亡连长以上军官40多人。次日,新1师守卫郾城以北三里庙

① 转录自《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河南会战》(上),第112页。

③ 《河南会战》(上),第123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的一连官兵全部战死。4日,日军开始以炮火攻城,新一师之第3团副团长牺牲。5日中午,日军冲进东关,随即占领全城。是役日军伤亡150人,伪军数百,守军官兵伤亡及被俘者自副军长、参谋长以下500余人。^①

在平汉路以东地区,为配合平汉路正面的进攻,日军第13军将司令部由上海移到蚌埠,同时令第65师团配备兵力发动进攻,以牵制平汉路东的中国军队第19集团军陈大庆部及第15集团军何柱国部,打击的重点是前者。4月24日,日军首先由安徽寿县方面沿淮河西进发动攻击,前后投入的兵力为两个步兵独立大队计3000余人,骑兵300余,伪军数千人也加入了战斗行列,另有飞机、汽船和山炮配置。中方迎击的则为骑二军(欠骑三师)、骑八师(欠一团)、暂30师(欠一团)及一些地方武装,以骑二军军长廖运泽为指挥官。与日军首先交火的是一些地方部队,虽也予日军一定杀伤,但战斗力十分有限,日军遂长驱直入。27日,中方骑八师师长亲率3个团兵力分左右两翼攻击当面之敌,但在敌飞机和大炮的攻击下,骑兵阵势大乱,损失惨重,颖上等重镇亦告丢失。此后,骑八师多次与日军交战,双方损失数以百计,其中尤以十八里铺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5月2日,日军以步兵1500余人分3路进攻,中国守军阵地全毁,被迫弃守。下午起,骑八师组织反攻,复又夺回,但旋即再度告失。5日上午,敌沿沙河右岸和阜(阳)颍公路同时西犯,骑8师副师长卢广伟战死,中方被迫退出战场。日军继续西犯,并与其他中国军队有小规模战事发生。郾城等地既已占领,作战目的达到,这支日军便于7日停止攻击面开始后撤。

事实上,这些日军的牵制作用并“无多大效果”,中国派遣军总

^① 分别见《河南会战》(上),第130页;《第15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司令畑俊六在日记中记载：“这是由于新四军在淮阴地区的积极活动大大牵制了我军的结果。”^①

在平汉路正面,攻下郾城的日军以第27师团为主力继续南下,当晚攻下遂平,此后再未遇到抵抗,9日与信阳方面北上的一支日军在确山会师,最终完成了打通平汉线的计划。

二、洛阳守城战

以围歼汤恩伯军的主力为目标,日军第12军主力在攻占许昌后开始向西迂回。攻击目标指向郑县地区,首当其冲的是禹县和襄城。攻击禹县之敌以第62师团为主力,自5月2日夜起与守军交火,遭到迫击炮等火力的猛烈狙击。守军的山地防御阵地丧失后,又利用村庄的土墙顽强抵抗,最终不敌日军炽烈的火力。在万余日军和20多辆战车的攻击下,禹县于次日失守。这就打破了汤军要在禹县一带与敌决战的计划,同时,日独立混成第7旅团和第37旅团一部对汤军南兵团据守的襄城一带猛攻,4日凌晨占领该城。密县一带的日军第110师团则于5月2日由密县附近往登封突破。同日,坦克第3师团为主力的机械化部队则经过郑县向临汝平地攻击。在敌数百辆坦克和战车的反复攻击下,中方军队被割裂开来。汤军北兵团之第81师首先迎战,终于不敌,郑县失守。第20师官兵则伤亡逾半。^②3日,汤恩伯曾令以有力部队在临汝附近与敌决战,“着第47师、第85军、第13军担任临汝方面守备”,第89军亦以主力开临汝。但只有第85军于夜间到达了临汝

^① 《河南会战》(上),第129页。

^②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以北的山地,余“均未实现”。^① 次日,日军却以正面牵制,迂回侧背的战术占领临汝城。汤恩伯的临汝决战计划不仅又告落空,而且自身主力亦被包围在一个外围约 80 公里的地区。在东西(临汝—禹县)、南北(登封北侧—郟县)各数十公里的地区,汤军第 13、第 29、第 85 军等部约 60 000 人被包围,只是由于此地大部分山峦重叠,重武器运动不灵,才使得未被全歼,得以零星逃脱。

攻占临汝的日军坦克部队,为了不给中方军队以喘息的时间,继续沿临汝镇—白沙—龙门街—洛阳的路线疾进。突破各次抵抗之后,于 5 日开始兵分 3 路攻击:一路攻东龙门山;主力 5 000 余人,战车 60 余辆攻西龙门山;一路则渡过伊河,突破攻击。中方的抵抗较为坚强,经过 3 次白刃战后,日军伤亡惨重,战车被毁数十辆。7 日,中方第 85 师突然发起反击,克复了 7050 高地,但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阵地尽被轰陷,该师牺牲过半,其后副师长亲赴阵地督战。杨沟砦阵地失陷后,该师派百余名敢死队争夺,最后伤亡殆尽。当天,该师长被炸伤,两名团长相继失踪,步兵仅剩 200 余名,阵地遂告不守,龙门一带尽入敌手。^②

龙门一带激战方殷,日军的独立混成第 7 旅团又向鲁山发起猛攻,该处守军新编 43 师阵地部署尚未就绪,就已遭到日军步骑兵 2 000 余的猛烈攻击。7 日,该城被占领。日军随即兵临下汤,该处为通向伏牛山脉的惟一交通线,位置十分重要,中方又在此储备有大量的粮食、弹药。防守下汤及附近阵地的中国军队在名义上有 5 个师,“但新 42 师经新郑、襄城诸役之损失不足两个营,新

①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馆藏。

② 《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 师经宝丰战役后不足五个营,新 29 师暂 27 师均仅千余人,其中战斗兵不足半数,新 44 师人数较充足,但装备甚劣……”^①。下汤既陷,这支日军继续西进。及至月底,中方新 42 师官兵伤亡殆尽,新 44 师仅在四棵树一处的争夺战中就伤亡团长以下官兵 200 余人。^②

至 5 月上旬,自许昌向西迂回的日军实际上并未达到围歼汤恩伯部主力的目的。中国军队一般是稍经接触就告退却或溃散,日军无法捕捉围歼。特别是当敌坦克师团主力攻占龙门等地后,更使中国军队溃散的速度加快。需要指出的是:日军第 12 军并不满意坦克师团对龙门一带的匆忙攻击,认为这多少破坏了围歼汤军主力的计划。在既成事实面前,第 12 军仍将主要目标放在打击中国军队的主力上。而华北方面军和大本营方面则不满意第 12 军的计划,要求以主力攻克重镇洛阳,意欲在太平洋、缅甸诸地战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借此提高士气,东条英机亦“希望迅速攻克洛阳”。^③

这时,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国军队集结了编制不足的 4 个军 6 个师,第 13、第 85 等 4 个军也自南方山地向宜阳一带退来。汤恩伯只有重新调整部署,除令一部坚守洛阳外,让主力退到洛阳北方和宜阳西北地区,以图在洛阳附近夹击日军。但日军的华北方面军却于 5 月 10 日下达规模更大的攻击命令,即以东、西、南三方面的互相呼应,“围歼第 1 战区军,进而攻击洛阳”,具体部署是:

第 12 军以主力迅速挺进宜阳、新安方面,进入洛阳西北方;第

① 《刘戡兵团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以上参阅《第 28 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河南会战》(下),第 17 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1 军迅速渡过黄河,向洛阳挺进;洛阳北方的日军在打击此地的中国军队后挺向新安。^①

按照这个计划,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位于山西的日军第 1 军。该军要抽出一部在垣曲附近渡过黄河,“切断陇海路,支持第 12 军主力作战”,这是在“一号作战”计划中原就规定好的。执行该计划的是由第 69 师团的 12 个步兵大队组成的兵团(称天兵团)。在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于 5 月 9 日夜间分由垣曲正面、河堤村和白浪村 3 处渡过黄河,并在白浪渡口架起浮桥,仅此一处就渡过步骑 3 000 余,山炮 10 门。中方河防部队素质既差,河防工事又因“每于大风过后则大半为流沙淹没”^②,作用有限,但守备部队仍以步、机枪和迫击炮火力进行了抵抗。日军的渡船有的为炮弹炸翻,伤亡近 50 人,一度中止了渡河。大队日军主力突破河防后于次日完成集结,随即分兵向渑池、英豪冲去。天兵团司令部于 12 日进驻渑池后,陇海路被彻底切断,随即“越过渑池分 3 股:一股沿陇海路东窜;一股向宜阳方面窜扰;一股沿陇海路西进”^③。

该支日军的南渡黄河,彻底击破了中国军队要在洛阳一带夹击敌人的计划。不但如此,反而使自身处在日军的夹击之中。中国第 1 战区主力部队在迭经冲击之后纷纷沿洛河河谷往南逃去。至此,日军已击溃了第 1 战区的主力,但作为该战区大本营的洛阳却仍在中国军队手中。

战区主力纷纷西逃之后,洛阳已成为孤城一座,但守军的意志却颇为坚强。6 年以来,中国方面较注意对这座中原重镇的防守。

① 《河南会战》(下),第 3 页。

② 《陆军第 40 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陆军第 40 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华北日军将要南下的迹象出现后,更加快了此地的防守准备。早在1944年3月份,就有美军顾问来此协助工事的修筑,较充分地利用了山坡、悬崖、壕沟以及房屋,修筑枪眼。也有以混凝土或砖石构筑的隐蔽火力点,这些又以散兵壕、交通沟或地道连接起来,并设有铁丝网和长长的反坦克壕。5月8日,蒋介石两次通过电话命令洛阳及其附近守备部队,“应死守各该地区十至十五日”,并要准备充分电台、多囤粮弹、注意巷战设备等。守军的具体部署是:第64师守西工区,第65师守邙岭区,第94师守城防区。^①

5月9日起,日军坦克师团主力的百余辆坦克,以及步、骑、炮兵数千人,沿公路由龙门方面北犯。渡过伊河和洛河后,于11日发起对洛阳外围的攻击。七里河一带的守军凭工事与敌激战,双方仅距30米。日军在正面败退后,于夜间使出惯用的迂回侧背的战术,至次日凌晨占领七里河,但伤亡自大队长以下官兵近百名。同日,日军一部在洛阳东南发起攻势,但立即就在守军猛烈的炮火和地雷爆炸的狙击下败下阵来。中方飞机也赶来轰炸日军阵地。天黑以后,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西关,步兵、工兵在30辆坦克配合下,于13日午突入城西南角,但在守军炮火轰击下兵力无法展开。双方在西关一带展开巷战,逐屋争夺。处在二楼的守军为发挥火力,就将脚下的地板凿成窟窿,以手榴弹攻击一楼的日军,突进城内的日军仅一个大队,其中两名少尉战死,其他军官亦多数负伤。

14日,日军对洛阳实行全面封锁。日军前线指挥官试图对守军劝降,并委托白马寺的和尚代为转达,但遭和尚们断然拒绝。18日,日军开始全面的攻击。守军凭借牢固的防御阵地,使日军无法推进。上青宫、西寺坡一带尽管在19日一天之内就遭到两次重炮

^①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和飞机的猛击,但仍为守军确保。西寺坡的争夺战历经四昼夜,22日夜才为日军占领。

进入5月下旬后,河南战场上的焦点已集中在洛阳一处。日军的劝降再次为守军所拒绝。23日起,日第12军司令官亲自指挥攻城,以第63师团和坦克师团为主力于次日发起总攻。24日下午,日军分别自西北角、西关、东北角、东关、西南角等地突破进城。炸毁外壕和城墙之后,坦克车也冲进城内,随即到处展开激烈的巷战。守军炽烈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曾给日军以较大杀伤,但日军仍拼死进攻,多处发生白刃战。到25日,守军阵地悉被破坏,各处通信断绝,残兵遂由城墙东角撤出,洛阳城最终落入敌手。

三、豫西山地的作战

前已提及,日军对洛阳的攻击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作战的重点仍是放在围歼中国第1战区的主力方面。5月1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下达的作战命令就要第12军的主力“迅速向宜阳、新安方面挺进,进入洛阳西北方”,“敌军退却时,应立即向郑县或洛宁方向急追”。^① 根据中国军队西退的情况,日军又判明其路线是洛河的河谷,便决定首先抢占战略要地卢氏。卢氏为公路交通的要道,又连接着灵宝一带的平地和洛河河谷,并建有飞机场。日军的目的是“彻底破坏该地附近的军事设施,堵截和歼灭从洛阳方面退却的敌军”,为此,于11日令第37师团组成卢氏挺进队。该路日军一路急袭,20日将卢氏县城占领,将各种设施全部破坏。守卫该城的中方第9军几乎未作抵抗就向城西山地里溃逃。这座重镇的丢失和破坏,更加剧了中国军队溃退中的混乱局面。

日军主力的追击作战,始于13日。除第1军的兵力外,第12

^① 《河南会战》(下),第3页。

军的两个师团向洛阳西方推进,1个师团指向伊河河谷嵩县,目标分别是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下的中国军队。1个骑兵旅团则直插洛宁西方的要隘长水镇。连日大雨,山道泥泞,后勤保障自然谈不上,中日双方军队均感极度疲劳。在攻打宜阳附近的段村时,日军第110师团遇到坚强抵抗,3人一组搭成的人梯,有的一齐倒下战死,只是坦克投入攻击后才将其占领。中国军队斗志已失,首先进抵要隘长水镇的日军只是先遣部队,兵力不足一小队,但中方经过此处的第38、第96两军遇见日军却仓惶失措,四散逃走。5月13日,日军以强大兵力(各类车辆约150辆)攻打磁涧,守军刘戡所部,被迫溃向南方。5月中旬,日军第1军所部又南渡黄河,进攻郑县。守军先以猛烈火力击退强渡的日军,打沉木船、皮阀各两只,而后坚守县城。守卫县城的是第40军马法五所部第317团第一营的两个连。日军在炮火掩护下渡河成功以后,施放毒气攻击,两连守军伤亡殆尽,副营长亦战死。^①317团只得突围向南溃逃。第36集团军损失亦同样惨重。该集团军原在新安以北,遭敌军夹击后越过陇海路南逃,旋又向西。至21日,该集团军总部在陕县南部与敌相遇,总司令李家钰当即阵亡。

这时,日军第1军渡过黄河的部队已深入豫西的山地中,关中告急。蒋介石一面严令败军不许无端撤向陕县,一面由第8战区抽调兵力东来参战,又提醒第5战区作好防守迎击敌在鲁山一带扫荡的准备。5月中旬以后,第8战区第34集团军李延年麾下的第一军之两个师开到灵宝方面,其他援兵也陆续开来。同时,第1战区溃逃的部队第40军、第57军、第36集团军、第4集团军等也陆续到达灵宝地区。至月底,队伍的重新集结整顿在灵宝一带大

① 《陆军第40军豫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致完成。这种现象引起了日军的高度注意,日第1军遂决定以现有兵力“用大约一星期的时间,尽快在灵宝附近发起作战”,目的不仅是要打击中国军队,得到修筑防线所必须的时间,而且要“使敌军产生恐惧心理……对华中、华南方面作战,亦可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①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支持第1军的计划,并指派第12军增援兵力支援在灵宝的作战。

27日起,中国军队抢先一步发起反攻,至6月1日,又以5个师的兵力投入总攻击。首先以各种炮火猛烈轰击日军据守的险山庙高地,旋即发起冲锋,日守军伤亡达三分之二。中国军队的攻击又在其他地方展开,并占领草庙等处高地。日军对中国军队的反击颇感意外,非但没能打退进攻,反而使原定的攻击虢略镇计划也成为泡影。中国空军也投入战斗,5日的猛烈空袭,使草庙等处的日军两个大队伤亡80多人。^② 同日,中国军队猛烈的炮火袭击使守卫三角山的日军大队开始就被炸死22人。攻击虢略镇方面的日军一个大队与中国军队的搏杀反复多次,大队长以下的指挥人员多半身亡,官兵一天之内伤亡人数就达70多。^③ 至此,中方陆续投入反击的部队已近10个师。原李家钰所部官兵头缠白布为复仇而反攻。至9日,终于迫使日军放弃灵宝会战的企图。败退途中,日军“地”兵团司令官被地雷炸死,这是日军发动“一号攻势”以来被打死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自12日起,日军第1军开始后撤,分批退回到山西境内。

日军第12方面军除派部分兵力增援灵宝一带的战斗外,于6月间完成了在洛阳、宜阳、临汝等重镇的警备部署。同时又以两个

① 《河南会战》(下),第130页。

② 《河南会战》(下),第142页。

③ 《河南会战》(下),第154页。

骑兵旅团为主力扫荡汝河以北的京汉路沿线之中国军队。自6月中旬起,河南战场的中心便转到周口一带。

在此迎击日军的是中国方面第19、第15集团军属下的各一部,以第111师为主,另加骑三师和一些地方保安部队,陈大庆为指挥官。自18日起,敌以千余兵力在汽车、大炮的配合下分别向商下、周口等地进攻,守军主要在周口地区与敌激战。中方在周口一带的守卫战中伤亡官兵400余,日伪伤亡300余。20日,各处日军会合,将商水城四面包围,飞机赶来轰炸。守卫该城的为111师所部。日军首先自东门突进城内,该处守军为一个连,连长阵亡。第661团第2营营长发现日军炮兵阵地后,亲率全营出击,企图夺取大炮,重伤身死,^①随即演成8小时之久的巷战。次日,该城最终失陷。

到此为止,日军已大致完成了打通京汉线后的警备部署工作,为预定的“一号作战”中主要目标的湘桂作战,提供了陆地后方联络线的保证。日第12军的部分主力也陆续开往南方,改属于武汉方面的第11军。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豫中会战中,日军投入50000左右的兵力,以伤亡约4000人的代价大致完成了预定的战略目标。而中国方面的损失则极为惨重。卷入此次会战的中国军队共有43个师,约40万人,结果只有15%的师未受损失,其他都遭到沉重打击,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河南省大部遭战火洗劫,30多座城市被占领,损失无法计算。日军不仅打通了平汉线,而且还占领河南境内的陇海线,给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战局都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同日军的损失相比,由于中国方面的损失过于惨重,“驯至腾

^① 以上见《第19集团军策应中原会战诸役战斗详报》及《第15集团军中原会战平汉路东地区战役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笑世界,为八年抗战中未有之大耻”^①。因而战役过后,河南战场上的军事长官便自然成为众矢之的。结果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被撤职,副长官汤恩伯被撤职留任。1名军长马励武被撤职,1名师长被交军法审判,1名师长及3名团长被处死刑。

这场空前的惨败,暴露了中国军队的一系列致命弱点。就军队素质而言,当时汤恩伯指挥的21个师中,有7个师原先就力量不足。第78军的3个师仅由两个独立旅和一个集训处的补充兵新编而成,编成后一个月不到战事就爆发,连装备也未得到。第13军可算是精锐部队,也因人事影响了战斗力。第13军所属的第117师,暂编第15军的暂编第27师、新编第29师及暂编第55师,或是新编战斗力未养成,或是无作战经验,也无装备补充。^②第28集团军所属的几个军中,“缺额既多,装备尤劣,不惟缺乏特种部队,即步枪堪用者亦不足三分之一,番号虽多,战斗力实甚有限”^③。至于士兵的知识水准、军事技术,更是无法谈及之事。对军官来说,自蒋鼎文、汤恩伯以下,“素日不留心军政,而假藉地位经营商业以至上行下效,大小军官腰缠累累,战斗意志消耗净尽……”。汤部之精锐部队逃跑时,“使士兵民夫搬迁累累之军官行李财物”。汤本人在禹县经营3年,但他离开禹县3天后敌人才到。前线激战正酣,他却在鲁山西南之下温泉里沐浴,及至战况更加恶化时,仅率译电员及卫士数十人逃跑,与部队的联系也一度完

①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87页。

③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全失去。^① 在日军频繁的攻击下,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变得极其紊乱。“战斗序列随时变更,所指挥之军师甫入掌握,随即他调。又军师已直接奉到命令行动而高级指挥部竟茫然不知”。^② 调动的频繁,就使得部队无固定的责任感。第85军原是在装备素质方面最为上乘的部队之一,但战前汤恩伯就打乱了其建制:一部接替了郑州新编第42师防区,另一部则令守备密县,该部兵力原感不足,却担任了正面40多公里的防御。在突破河防后的日军凶猛火力的攻击下,该军和其他部队一样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机动部队既无法使用,通讯交通亦感困难,指挥官竟无法了解整个战况。会战过程中,日军惯用的战术是迂回穿插和锥形攻势,而侧背的安全由于兵力的限制则无法顾及。如果中国军队稍具协同作战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就可收到配合正面守军袭击侧背而夹击敌人的效果,但事实恰好相反,日军完全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如果我们再将视角投向与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政治方面,则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就更加不足为奇。第1战区尽管早就判明日军有南下打通平汉线的企图,“原有之兵力已深感之不足”,但出于对付共产党等原因,又将第92、第93、第98、第9、第17、第27等军“相继抽调他去”。^③ 会战过程中,“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无论枪支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等,亦均予截留。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所受民众之截击之损失,殆较重于

①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28集团军中原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作战之损失,言之殊为痛心……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① 参加会战的几支主要部队在战后的总结中,几乎都提到了这个问题。

此种现象的产生,按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纯如的分析,“主要原因盖平时对民运工作仅有虚名,没有实际,现民众不知应如何协助国军支持作战。加之军队政治工作亦未能切实,士兵不了解民众痛苦,强占民宅,烧毁门窗,借名征购,随时苛索,彼此感情早有裂痕。一遇战事发生,军队复大征车马,强拉民夫。不良士兵竟有乘机抢掠者,而人民闭守村寨,拒绝军队入内。因此争夺,打死毙命收缴枪支亦随地皆有。敌人乃乘军民齟齬不暇抵抗之际遂长驱直入,以致我中原战事失利……”^②。

在战场上遇敌即溃和军民关系极度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军队的后勤保证又发生了大问题。河南全省连年饱受饥荒之苦,而出粮出了又“冠绝全国”。中条山会战失败以后,一方面遭到日军北、南、东三面的包围封锁,一方面又因大量军队在河南的集结而增添更多的负担,除此之外,该省还要向驻扎在陕西的4万大军提供给养。这样,河南百姓的生活固然困苦,而战事开始时军队“官兵薪饷服装逾期数月仍未发给”^③。战事方殷,“各部队领不到给养,向民间借食包谷等杂粮。士兵营养不足影响作战。且部队所借杂粮多需自磨而食,终日忙于筹粮及推磨等工作,尚有何暇顾及操练与防务?并因此惹起人民反感使军民亦无法合作。而仓库陷敌时内

① 《第一战区三十三年春夏间中原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李纯如:《河南战事失利之检讨及收拾之刍议》,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尚存面粉一百万袋(第1战区北面驻军不过二十万人,每人每月一袋计,足供五月之食),连同存麦足供二十余万部队一年之用……”^①。

就战略战术而言,豫中地势平坦,均系旱田,便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骑兵的运动。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攻击,中国军队理应扬长避短,在利用黄河防线等滞缓敌军攻击的同时,应将主力放置在嵩山、伏牛山等处的山地与敌决战。但中国军队在日军左突右冲的攻击面前,首先在平原地带滞耗了战力,及至退往山区时已是溃不成军。再者,河南诸城除洛阳外如郑州、许昌、新郑等大都无险可守,尤不利于劣势装备的守军作战,但中国第1战区却都投入师以上的兵力并下令死守,这样既分散了兵力,又徒增伤亡。再加上重武器的缺乏,整个战场亦就无从收拾了。

第三节 四守长沙与衡阳鏖战

一、华中战局的恶化

在日军“一号作战”的计划中,湘桂作战是重点和关键。中国派遣军本来是将打通粤汉线放在第一步的,只是因为日本大本营考虑到中美空军对长江航运的致命威胁,才决定首先要打通平汉线以确保陆路交通。平汉线既告打通,攻击湘桂自然就提到日程上来。

这时的日军在华兵力,除关东军以外,计有华北方面军的第1

^① 三届三次参政会 103 人的提案:《请申明军令严惩失机将领以明责任而利抗战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军、第12军；驻蒙军；沪宁地区的第13军；广东地区的第23军；武汉地区的第11军。其中，第11军的兵力最为强大。截至1943年底，它共有8个师团，即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和第116师团。这些兵力中第3、第13师团战力最强，自淞沪会战以来一直在中国作战；第58师团则受过专门的城市巷战训练。常德会战后，第11军不顾大本营和派遣军要其“继续确保常德”的命令而将部队撤回原地休整^①。华中战局虽然稳定了一段时间，但日军一直在策划对湘桂的进攻。平汉线作战大致结束后，第11军又增加第27（系从关东军抽调而来）、第37、第64师团。第47师团也由日本国内抽调而来，空中部队中最精锐的第22飞行队也来到粤汉线。除此之外，还有华南方面第23军的策应配合。这样，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大战，日军使用的兵力就有150个大队之多（海空军尚未统计在内），“这比1938年攻略武汉时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正是歼灭敌军，摧毁其抗战力的绝好机会”^②。

自4月中旬起，日军开始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根据以往几次长沙会战时中国军队施展侧击的惯例，这次的指导思想是“要采取一举纵深突破方式，切断重庆军并予以歼灭”。具体部署是将初步投入作战的兵力分成二线：第一线5个师团并列在华容、岳州南部、崇阳一带，第40师团在湘江以西，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和第116、第68师团在湘江以东，分别展开。第二线的约3个师团先部署在监利、蒲圻西南和崇阳一线，准备扫荡中国残兵和修补道路。发动进攻的日期定在5月27日至28日，最初目标是“围歼沅江、益阳附近及新墙河、汨水间的重庆军”，为了对付第6战区中国军队的增援，还专门派出兵力进占松滋河一线以期牵制。进入5

① 《一号作战之二：湖南会战》（上），第2~4页。

② 《湖南会战》（上），第14页。

月份,日军的准备臻于完成。23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将司令部由汉口推进到蒲圻,两天后,中国派遣军则将其司令部推进到汉口的原第11军司令部旧地,南京只留下一些处理政务、经济等日杂事务人员和直属部队。

与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厉兵秣马相比,中国军队的防守就显得毫无准备可言。湖南划归第9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该战区除协同第6战区进行了常德会战外,主力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参加大的战斗。其兵力的大致部署是:赣北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渡),其下属的新编第3军和第58军防守赣西修水、高安一带;鄂南为王陵基的第30集团军;湘北正面则为第27集团军(杨森所部),以第20军防守新墙河一线;湘西为第99军;战区的直辖部队第37军位于汨罗江一带,第4军守长沙,第44军守浏阳,暂编第2军在株洲渌口,第10军则集结在重镇衡阳。大敌当前,第9战区上层却因长期无战事而忙于权力的倾轧,沉溺在腐朽的生活当中。^①至5月份,日军攻击的态势已是非常明了。5月6日,军委会曾致电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认为日军“由赣州直攻株洲与衡阳之情报甚多,务希特别注意与积极构筑据点工事,限期完成,以防万一为要”^②。中旬,战区参谋处根据各方情况也获悉平汉路南段、粤汉路北段和长沙航路上运输繁忙;日军在到处抓夫,湘北日军数量明显增多,且封锁消息,不许中国人通行。面对这些情报,薛岳先是认为日军鉴于前几次长沙会战的教训,不敢发动对第9战区的进攻,及至看到日军在战区正面大量集结时,才开始制订作战计划。但他又期待着“第四次长沙大捷”的到来,认为日军还会

① 石柏林:《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国民党抗战内幕》第265~269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转引自《近代中国》第42期,第46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像以前那样由岳阳等处正面攻击,便按照以前长沙会战的方案,形成如下作战部署:

战区以保卫国土、粉碎敌寇企图,于湘江东岸新墙、汨罗、捞刀、浏阳河、渌水间,湘江西岸资水、沅水、沅水间,节节阻击,消耗敌力,控置主力于两翼,在渌水、沅水北岸地区,与敌决战。于是由赣北抽调第58军、第72军及新3军之第183师,请由第3战区抽调第26军,第6战区抽调第73、第74、第79、第100各军,第4战区抽调第46军,第7战区抽调第62军,与原在湘北、长衡及滨湖地区之第20、第37、第44、第99、第4、第10各军,合力参加渌水、沅水以北地区之决战……^①

这个渌水、沅水以北的作战计划,实际上仍是以长沙、浏阳为中心,在当时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但薛岳和蒋介石等人都没有料到日军将会在东西120公里的正面实施突击,还配署了第二线兵团,所谓“控置主力于两翼”的传统战术便无形中瓦解了。

自5月27日起,日军兵分3路南下进攻。东路为精锐的第3、第13师团(第27师团随之推进),自通城方面南下;中路为第68、第116师团(第34、第58师团随后跟来),共分成6股,强渡新墙河;西路以第40师团为主力,从华容、石首一带出发。中国军队的第44军、第20军、第99军分别与之接触并发生激战。

自湖北崇阳南下的日军东路部队,分兵突击,首先在通城一带与中方守军新15师及新13师发生激战,31日抵长寿街,又同中

①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方之第 72 军及第 20 军各一部发生冲突,次日午后将平江占领。6 月 5 日,日军抵达浒、官渡,社港市也遭到万余名日军的围攻。中国军队试图在浏阳一带集结,围歼东路的日军部队。为此,以第 58 军(附第 183 师)自东向西攻击进犯之敌,目标开向浏阳。第 72 军及第 20 军亦同时进击,以收三面夹击之效,另派新 13 师及第 20 军之一部攻击敌之侧背,以图牵制。随后,激战在各处展开,日军主力冲向浏阳以北,又与依托既设阵地的中方第 44 军正面交火。突击中,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惨重。中国空军也飞来助战,在 9 日上午的盘旋扫射中,仅日军的工兵队就死伤 50 余名。但中国军队终未能完成夹击敌人的计划,日军从几个方面合攻浏阳县城,守军第 44 军为敌所困,终不敌日军大炮与飞机的协力攻击,军长王泽俊率残部突围出城,浏阳遂陷。至此,东路的日军纷纷渡过浏阳河。

同东路相比,日军“第 40 师团在西方部署稍形孤立”。该部强渡洞庭湖之后,突破了中方军队第 92 师等部的数处阻击,至 6 月 4 日分兵数路:一部冲向沅江城,一部向该城南侧迂回,另一部则直接扑向重镇益阳。5 日夜起,敌猛攻沅江,守军为第 92 师之一个营,孤军奋战,营长阵亡,城池随陷。日军继续南侵,在一部切断益阳和宁乡间交通后,合力犯益阳城。守军第 77 师和第 19 师在郊外与城区狙击。12 日,日军一度冲入城东南角,旋被打退。“七十七师去岁石门作战失利,损失过重,补充未齐,战力估计仅四个营,经此四昼夜之激战,已经伤亡营长二员,连排长等十一员,士兵七百余名。”^① 日军继而南下宁乡,又与中方之第 73、79 军等部交火。15 日起,日军开始猛攻城垣,次日晨又使用大量毒气弹,突入

^①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密电》(1944 年 6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城内后,守军第58师173团与之展开激烈巷战,团长身负重伤,仍指挥所部反复截击,所部营长以上军官伤亡7人,“暨伤亡连长、排长以下五十二员,且有因负伤而自杀者多人”。城外之中国军队亦发动反攻。及至长沙失陷,该处仍在争夺中。日军亦伤亡数百,不仅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还连续遭受美国空军的袭击。第40师团战前拥有120只护卫船,攻克沅江时就损失了90只。宁乡争夺战时,仅6月19日一天就遭到十多架飞机的轰炸扫射。但这些并未能遏止住日军的南下攻势,湘乡成了西路敌军攻击的下一目标。

中路是进攻的重点所在,日军一开始就投入了4个师团以上的兵力。日军强渡新墙河后,首先就突破中方守军第20军的防线。至5月30日,日军前锋已达到汨罗江北岸。守军利用宽阔的河滩和悬崖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自31日起,不断以猛烈火力扫射强渡之敌。激战两日,日军才得渡河,但损失很严重,仅第116师的一个联队就死伤中尉以上军官数名,4个中队的小队长职务,“均早由下士官代理”^①。6月2日,第11军下令“要在汨水南岸至捞刀河北岸地区内歼灭敌军”^②,但中方第20、第37、第99诸军的抵抗却也颇为顽强。特别是第99军依托小青山、大摩山等阵地,给日军的杀伤更大,日军第58师团长毛利中将为弹片击伤。这时,日军总的伤亡已超过了11000人,^③加之连日阴雨,运动困难,始终未能达到捕捉中国军队主力的目的。

至6月初,中国方面已洞察出日军的战略部署。3日,蒋介石训令部队,“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

① 《湖南会战》(上),第46页。

② 《湖南会战》(上),第49页。

③ 《湖南会战》(上),第54页。

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①。在此之前,蒋就于5月31日令第10军固守衡阳,暂编第2军防守株洲、渌口,以保护湘江通往衡阳的交通线,对长沙、浏阳、醴陵也分别下了死守的命令。但在与日军决战的兵力部署上,蒋、薛之间分歧甚大:蒋仅要以第9战区的现有兵力与敌决战,不仅第4、第6、第7战区各部队不得参加决战,连第10军、暂编第2军也不能投入。这样,薛岳的两翼侧击计划先是为日军所打破,继之又无法抽调足够的兵力,其长、浏作战计划便彻底落空了,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二、长沙失陷

以往三次长沙会战,均历时月余,但在这次大规模突击中,日军前哨仅用10天时间便到了长沙城郊。6月8日,奉命死守长沙的第4军警戒部队开始与敌交火。鉴于长沙地位极端重要,日军的攻略准备非常周密。在兵力上,预定担任主攻市区的第58师团,曾“为攻击拥有坚固堡垒的大城市反复进行了特殊训练”,而担任攻击岳麓山任务的第34师团,则“事先在步、炮、空部队间商定妥善方法,紧密配合”,为了压制岳麓山上的中方炮兵火力,又专门从水路和陆路调来强大的野战重炮部队;在战略上,则充分吸取以往遭受侧击的教训,东面先期攻占平江和浏阳,西面则攻克岳麓山后的宁乡。稍后,又分兵攻向株洲和湘潭。6月14日,日军3万余与中方暂编第2军在株洲东南角交火。次日,日军即以迂回攻击方式突破守军防线,占领该城。16日起,日军第116师团以1个联队的兵力攻击湘潭,该处有3个师的防守兵力,但未经任何抵

^①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抗就放弃了这一长沙背后的重镇,此举连日军都大惑不解。^① 这样,长沙城就被日军四面包围起来。

6月10日,日军下达了准备进攻长沙的命令。第34及第116师团,不顾中国空军部队的猛烈轰炸,在湘江西岸开始攻击岳麓山阵地,第58及第68师团则在渡过浏阳河后于湘江东岸攻击守军主阵地。中方担任守卫长沙任务的第4军系薛岳的亲信部队,下属第59、第90、第102共3个步兵师,在武器装备及人员编制上均属上乘。此外,第9战区的直属炮兵和工兵部队也悉数划拨给该军,其炮兵火力尤为强大,除数十门迫击炮之外,尚拥有美、苏、德造各式大炮50余门。城外各处的交通已悉数破坏,并犁田灌水以限制敌重兵器的使用。城内防御阵地有许多还是上次会战时留下的,这时重又加固。战端甫开,薛岳认为“第四次长沙大捷”又将到来,便偕战区参谋长赵子立等组成战斗指挥所,并将其搬到岳麓山上;及至判明了日军的攻击态势,薛岳自己便躲到了后方。但他离去之后,却没有再确定防守长沙城的最高指挥官。结果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3人互不统属,无法协调。最后还是以张德能的意见为主(实际上仍是薛的意见),将第59、第102师用于守备城区(即湘江东岸),总体防守分成警戒阵地、前进阵地和主阵地,各以半圆形的态势展开。湘江西岸的岳麓山阵地则由第90师防守,炮兵主力亦配属在此,以协助城区的防守。

6月中旬起,长沙争夺战全面展开。13日,日军自银盘岭、望城坡以北地区向岳麓山阵地发起攻击。15日,进攻之敌增至5000余人,次日即占领了守军第90师的前沿阵地。同日,岳麓山南北之敌向山上主阵地发动猛烈攻击,但在守军的反击面前未能奏效。17日,日军对山上的攻击更加猛烈,步炮协同,数十架飞机

^① 《湖南会战》(上),第75页。

也赶来轰炸,主峰岳麓宫及炮兵阵地危在旦夕,第90师只得请求江东岸守军的支持。但这时长沙城区的两个师已是无力自保了。15日拂晓起,阿弥岭、雨花亭、金盆岭一线的日军开始猛攻守军的主阵地红山头及黄土岭,守军大部伤亡后,阵地告失。次日,敌军又以此为突破口逼近城区。在日军重炮的轰击下,守军阵地大多被毁,一天内就失去了城区阵地的三分之一。17日,战况更趋激烈,加之岳麓山告急,张德能被迫考虑兵力的重新部署问题。

岳麓山是全市的制高点,又是长沙城的一部分,加上拥有强大的炮兵火力,守军理应将防守重心配置于此,但张德能却仅以1个师防守。直到这时,张德能真正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在城区不能确保的情况下,这里是退路所在。于是决定“以59师、102师各主力乘夜西渡,增强(援)岳麓山,留该两师各一团死守长沙城”^①。抽调命令是在夜间匆匆下达的,一些守军疑为退却,不待接防部队到达就涌向江边。“情况紧急,渡河未及。船舶、渡口、部队时间均未十分计划,渡河后之集中地点、指挥人员,亦未指派,以致秩序混乱、无法掌握,坠江溺毙者,不下千余”。^②天明之后,日军以猛烈的火力袭击渡江的部队,此时秩序更乱,渡过江去的队伍亦无人指挥,不但没有进入新阵地,反而向衡阳方面溃逃而去。

此时,长沙附近的日军4个师团已全部投入到攻击守军残余阵地的行列。18日,轮番轰炸、扫射的日机达30余架,重炮部队的猛烈轰击中夹杂有不少毒气弹。长沙城区的守军一部分向南突围而去,大部稍事抵抗后成了日军的俘虏。岳麓山主峰则在18日

①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4军长沙四次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1944年9月),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一早就告丢失,炮兵部队的数十门大炮全被遗弃,而第90师各部亦大多不战而溃。日军自全面攻击至悉数占领长沙城,实际只用了两天的时间。

长沙城的陷落如此迅速,决非偶然。除四周的中方诸军没能很好配合解围外,第4军本身实际上早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事后,在第4军的6位谍报参谋所呈的报告中,详列了失败主因及责任问题,涉及到教育、军纪、战术诸方面,凡17条。突出的有部队主官“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各级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红山头守备部队,当敌攻击时,尚在掩护部中赌牌,以致失守,影响全线战斗”;更为突出的则是军部副官处负责控制船只的处长潘孔昭“假公济私,擅扣商船,重价勒索,以饱私囊,并将攫取之财物,用5艘火轮装出,致长沙战斗紧急,转用兵力晚,渡河困难,贻误不少”。^①……第4军数万名官兵,最后收容仅剩6000余,该军从此一蹶不振。张德能、潘孔昭及军务处长刘瑞卿、副官处中校股长陈继虞、长沙船舶管理所所长夏德达、第59师之177团团长杨继震等,日后均被判处死刑。^②

三、湘江两岸的扫荡战

长沙城的失守,不仅仅是一隅守军的失败,重要的是它全部打破了中国军队要在湘北同敌决战的既定计划。6月20日,中国军队将作战目标修改为:“以阻敌深入、确保衡阳为目的,以一部在渌口、衡阳东西地区持久抵抗,以主力由醴陵、浏阳向西,由宁乡、益阳向东,夹击深入之敌而歼灭之。”按照这个计划的兵力使用为:王

① 《第4军长沙会战作战经过谍报参谋报告书》,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扫荡报》(1944年8月30日)。

陵基(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 72、第 58、第 26 军先击破醴陵东北地区之敌,攻击日军主力右侧后;杨森(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 20、第 44 军先击破醴陵以北地区之敌,尔后转移到王陵基所部右翼,向西攻击日军;欧震(第 27 集团军副总司令)指挥第 37 军、暂编第 2 军在渌口、衡山间坚持抵抗,阻敌深入;王耀武(第 24 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 73、第 79、第 99、第 100 军和第 4 军残部向湘江东岸敌后攻击;李玉堂(第 27 集团军副司令)指挥第 10 军和暂 54 师防守衡阳;第 46 军之新编第 19 师开往全州黄沙河防守;第 62 军由军委会直辖,控置于衡阳西南地区待命。^①

日军方面,虽然开战以来在广阔的战场上攻城掠地,但并没能捕捉到中方第 9 战区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为不给下一步进攻桂林、柳州时留下后患,便在攻陷长沙后“立即著手部署下一期的会战;以一部兵力向衡阳突进,在迅速攻占衡阳的同时,并搜索歼灭萍乡、醴陵、攸县方面东部山岳地带的重庆军”^②。在兵力的使用方案中,以第 68、第 116 师团直接突向衡阳,负责攻占该地;第 3、第 13 师团负责击溃中方第 3 战区的增援部队,并于攻克醴陵后扑向攸县、安仁,以“摧毁并攻占重庆今后进攻的据点”;而湘江西岸的第 40 师团则用于阻击第 6 战区的增援及攻取益阳、宁乡及湘乡等处。

这样,中日双方于长沙会战后再度于湘江两岸展开激战。

在湘江东岸的战斗中,以醴陵一带的争夺最为激烈。6 月中旬起,日军以第 13、第 3 师团为主力尾追中方逃向醴陵、萍乡方面的第 26 军等部。18 日,攻占醴陵后随即指向萍乡方向。王陵基

① 《第 9 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湖南会战》(上),第 78 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立即组织反击,以第76军为基干,会合第20、第72、第58军各一部,试图夺回醴陵,但在日军的穿插进攻下,处处告急,行为不能统一,一时无法奏效。至7月4日,中方第58军以3个师的兵力对醴陵日军发动猛烈攻击,日军一方面被迫收缩阵地,另一方面又从株洲和衡阳方面调来辎重兵和炮兵支援,最终仍没能奏效。塔岭等高地的争夺激烈异常,日军损失惨重,“骑兵联队的副官、两中队长和大部分小队长,均负伤或阵亡”。^①这时,日军第13师团主力被迫经攸县、安仁、耒阳一线,最终撤向耒水西岸。但在浏阳集结的第27师团却又加入攻击的行列,自6月中旬以后,醴陵、攸县、萍乡、安仁、茶陵等地大多几经易手。

7月1日,蒋介石判断日军“似有夺取衡阳打通粤汉路并窜犯桂林之企图”,便要求“乘敌深入,后方空虚,并用正面阻止及侧背猛攻以击破之”,还提醒各部“切忌分散兵力,处处设防,追随敌之行动而陷于被动地位”。^②日军方面,第11军则要求各部“抓住时机,围歼醴陵、安仁附近敌第九战区军的主力”,兵力部署具体为:第34、第27师团在醴陵一带;第13、第3师团各一部在安仁一带;第3师团主力在茶陵,分别完成围歼中方第58、第72、第37、第20、第44等5个军共约18个师的任务。^③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中国军队固然没能击破敌军,但日军方面在中方不断的狙击和反击下,也未能得逞。日军主力长时间在山岳地带左突右冲,又面临着中美空军的不断轰炸,后勤补给十分困难。7月中旬,仅用于开辟汽车路的日军就有两个多师团,大

① 《湖南会战》(上),第127页。

②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湖南会战》(上),第127页。

大影响了部队的作战效力。

湘江西岸,日军第40师团主力于6月底开始突向永丰,7月3日即攻陷该地。10日,中方第58师及第19师一部向永丰发起反攻,逐区占领该市,战斗又转向城郊。“是役毙敌三百余,掳获步、机枪廿九支,我伤营长一,伤亡连、排长九员,士兵二百余名”。^①在此之前,第15师曾向盘踞湘乡城的日军猛烈攻击,第45团一部冲入城内后与守敌约一个大队展开白刃格斗,中方伤亡连长以上军官共11名,“士兵百六十余”。^②而该师第43团一部,更向岳麓山发起突袭,冲入云麓宫后,“敌百余被我白刃格杀,毙伤过半,遂狼狈逃走,当俘敌第4师团218联队山崎少尉一员,并获步、马枪甚多”^③。日军第40师团的任务主要是“保证进攻兵团侧背的安全”,7月中旬以后,鉴于中方军队开始集结衡阳西部的态势,其主力便“从金兰寺、永丰附近开往衡阳附近”^④。

前已提及,湘桂作战是日军“一号作战”的核心所在。为了充分保证第11军打通粤汉线和扫荡湘江两岸第5战区主力,日军又令在上海方面的第13军“在金华正面采取攻势策应第11军初期的作战”。自6月上旬开始,第13军便令以第70师团为主力的共“8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开往龙游、衢县方面作战,歼灭当前的重庆军,牵制第三战区敌军,以利于第11军的作战”^⑤。前进途

①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王耀武致徐永昌等电》(1944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湖南会战》(下),第8页。

⑤ 《湖南会战》(下),第58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中,这股日军不时遭到中方的阻击,至汤溪镇—龙游一带时,遇到中方第26、第79两个师的顽强抵抗。在狮子山高地,中国守军击毙了第70师团主力旅团的横山少将。12日,日军主力占领龙游县城。同时,中方部队由龙游西南一带猛烈反攻,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甚多。此后,日军主力不顾伤亡,直扑衢县,在衢县及其西南一带的中国军队计有第26、第146、第105、第79等约5个师的兵力,准备合围日军,但旋即在日军先发制人的打击下纷纷败退。25日,日军迫近县城,次日即将衢县城全部占领,守军被逼至西北城角一带,损失数千。这时,日军第11军早已攻下长沙,并推向衡阳,第13军已达到了既定的目的。27日开始,第70师团“从衢县附近返回金华及兰溪附近集结”。

这样,日军第40、第70师团的作战既分别阻止了中方第6、第3战区对第9战区的支援,第9战区本身的部分兵力又在湘江两岸与日军成胶着状态。整个湖南战场的中心便移到重镇衡阳的争夺上。

四、血战衡阳

按照日军在攻陷长沙后的下一步部署,是想以追击战的方式由正面一举而下衡阳。第68师团由长沙经株洲、渡绿水,沿铁路以东南下,第116师团也正向南进,急袭衡阳。中国方面第27集团军李玉堂所部在衡阳一带担任防守,其作战指导是想在据守衡阳市郊的同时,以一部控制在两翼,“待敌渡过湘江及蒸水进犯时,由内外夹击,将敌压迫于湘江西岸及蒸水南岸而歼灭之”。^①第9战区主力部队的部署,也是将重点放在对日军各部的侧击和尾击

^①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上,所以各路日军在南下时于正面遇到的阻力较小,很快就推进到衡阳。6月23日,第68师团就于衡阳附近渡过湘江和耒水,开始对守军的攻击。次日,又会合到达衡阳外围的第116师团,从城南方向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夹击的计划不但成了泡影,衡阳本身亦处在被围的状态之中。

衡阳城地处湘江西侧,呈长方形,总面积仅为1平方公里左右,但地理位置却极为重要。湘江在此容纳了耒、蒸两水:耒水向东蜿蜒而北,在城区东北角注入,蒸水则在城区北面由西向东汇合。由于水运十分方便,衡阳历史上便是湖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湘江东岸有粤汉线上最大的飞机场——衡阳机场,是美军在中国东南地区的最重要基地之一。粤汉铁路则横跨湘江,西达桂林,延伸到柳州又可与黔桂路接轨。铁路、水运之外,衡阳也是大后方通往东南各省的公路枢纽,因而衡阳城就成了中国南方南北交通的要道和进入桂、黔、川、滇4省的门户,自然便成为中国军队战略上防守的要塞,亦是日军完成其“一号作战”计划所必须夺取之目标。衡阳地形极利设防,东北两面环水,不能徒涉,仅在西、南两面可入城,而城南又是宽阔起伏的山丘,城西除部分山地外又大多为水网密布的沼泽地带,机械化部队运动困难。

早在5月29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就令“第10军军部及190师预10师开往衡阳,修理加强衡阳东西两岸战略据点工事,并指挥暂五四师固守衡阳”^①。是日夜,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第10军军长方先觉,要其坚守10天到两周时间,以消耗日军兵力,并配合外围部队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周围。^②第10军辖

① 《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妙少一:《血战衡阳脱险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下的兵力有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还同时指挥新编第19师与暂编第50师,除此之外,尚有专门配备的野炮营、反坦克炮兵营处一个及一个山炮连。编制虽多,战斗力却不强,该军还没有完全从常德会战的损失中恢复过来。其中第190师实际只有约一团的兵力,暂58师已被缩编成两个团,5月初又调兵力去各大机场担任守备,整个守城的兵力,加起来共约17600余人。^①第10军的守备部署是:第190师守城北,新19师守城西,预10师守城东、城南,暂54师以一团兵力守飞机场,新3师将接替城西守备。自6月初开始,各师用20多天时间加固、修补或新构工事,充分利用丘陵、河川、城墙等自然地形,将衡阳建成为一个坚固的据点。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衡阳保卫战中起了较大作用。“日本军官曾认为那是中国八年抗战里初次出现的最好的防御阵地”。^②

6月23日,第10军炸毁了湘江铁桥。同日,敌军第68师团一部从泉溪市强渡耒水,向第190师的防守阵地发起攻击,拉开了衡阳保卫战的序幕。该股日军的10余只船在半渡之际,遭到守军炮火和机枪的猛烈扫射,全部被击沉。次日,日军第116师团迫近了预10师的防御阵地。25日,守军阵地五马归槽失陷。黄昏时分,日军第68师团的千余名决死队员抢占了衡阳飞机场。这样一来,湘江东岸的防守便无多大意义。为了集中守城,方先觉将江东岸的部队全部撤回城区,以防为敌各个击破。至27日,江东岸的守军纷纷“移守衡阳城”。是日,日军第68师团与第116师团在衡阳南部会合,商定于28日从南西两面同时发起总攻,一举拿下衡阳城。28日零时开始,日军发动总攻,随即在守军的坚强防守面前败下阵来。天亮以后,日军第68师团的指挥部遭到预10师第

①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

②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第997页。

28团迫击炮的集中轰击,师团长、参谋长等都被炸成重伤。此后该师团由第116师团统一指挥,将攻击目标集中在城南方面,以图首先从预10师的阵地上打开缺口。

日军的总攻击发动之后,预10师之第28团坚守五桂岭等处阵地,官兵伤亡惨重。30日,五桂岭南端阵地守军的1个连全部被日军施放的毒气熏死,但日军被击毙和触雷而死的也有数百人之多。第30团则固守张家山等据点,该处为城南整个防御的制高点所在,是必争之地。7月1日5时起,日军以步兵炮和速射炮猛烈轰击,随即发起冲锋的日军步兵第133联队(属第116师团)自常德会战以来从未在进攻中受过挫折,这次却死伤惨重,败下阵来。其先是遭到守军迫击炮的轰击,而后则屡次为手榴弹炸退。第一大队下属的1至4中队的全部军官仅剩1人,第4中队官兵仅余数人,又经过几次对山头的争夺之后,该大队大队长以下官兵全部伤亡,第2大队长也负了伤。守军方面,先是第2营伤亡营长以下官兵70%以上,其后又是不断地增援,不停地伤亡。至7月2日,高地易手达20次以上。师部派来增援的工兵连伤亡30%以上,工兵连长黄仁化负伤不退,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该处守军已再无兵力补充,残余伤病员沿交通壕相继撤走,但日军却也因弹药用尽不得不停止进一步的攻击。其后,日军变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仅由小股兵力实施炮击或冲锋,以掩护大兵团的粮弹补充,待机而动。

7月初,日军得到了火炮和弹药的补充,空军也频繁地出动,城郊阵地几处被毁,城内各处日军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昼夜燃烧。第10军在奉命守城时,只储备了半个月的粮弹。连日战斗的消耗和日军的轰炸,使得守军的处境更加艰难:步枪子弹已消耗了20%,手榴弹消耗三分之二,各类炮弹则消耗了80%以上。11日起,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城南偏西方向,开始对衡阳的第2次总攻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击。在日军炮兵的攻击下,守卫江西会馆的第28团之1连官兵全被炸死。次日,守备外新街的1连官兵与窜人之敌逐屋争夺,最后仅剩3人,援军赶到后,这股日军自大队长以下全被消灭。五桂岭一带高地直至7月中旬仍为守军固守。第30团方面,继续与日军围绕张家山高地展开激烈争夺,双方均迭次增加兵力,师部守备连全部阵亡,军部工兵营的两个连也伤亡将尽,张家山阵地最终失守。第29团方面,与日军在虎形巢展开激战,该处与张家山一样,同为西南主阵地的大门。日军在11日、12日两夜的攻击被击退后,13日晚的攻击更加凶猛,守军第2营以手榴弹居高临下展开攻击,连续打退敌4次攻击,营长阵亡,全营伤亡四分之三。次日,双方争夺更加激烈。15日,虎形巢终于失守。到此,预10师第1线的3个团兵力伤亡将尽,但日军的攻势却没有减弱。16日,日军又占领了肖家山高地等据点,守军被迫改守第2线阵地。

第2次总攻击中的日军损失亦同样惨重。步兵第133联队的第5至第8中队军官全部被击毙,大队长战死3人。日军已没有能力继续攻击第2线阵地,第2次总攻便又停顿下来。

两次进攻衡阳未下,给日本军界上层的震动较大。横山勇认为衡阳固然要攻取,湘江东岸莲花、茶陵一带山地里的第9战区主力更要打击,这不仅是为了掩护正面对衡阳的攻击,更重要的是为日后的桂柳作战提供方便。况且,横山勇根据以往作战的经验,认为中方的野战军主力被击溃后,衡阳将不攻自破。但日军大本营方面却不同意横山勇只用两个师团攻击衡阳,而要其以主力尽快攻占该城。因为是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遭惨败,首相东条英机只能靠陆军在中国表现出成绩,以维持其统治,若衡阳之战继续胶着,其内阁就要崩溃了。^① 因此,日第11军便重新开始调整湖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国战争史》(下),第1001页。

南战场上的兵力部署。除原有的两个师团以外,第58师团一部及重炮中队也到达衡阳,第34、第27、第3师团也分别受命攻击南下,参加即将到来的第3次对衡阳的总攻击。

进入7月底之后,衡阳城内中国守军的情况更加艰苦。第10军经过1个月的战斗,军部直属队伤亡三分之二,预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而190师仅剩400余人。8月1日,方先觉致蒋介石电中谈及守军的痛苦情况:“职不忍详述,但又不能不与钧座略呈之:一、衡阳房舍被焚被炸,物资尽毁,幸米盐均早埋藏,尚无若大损失;但现在官兵饮食,除米及盐外,别无若何副食,因之官兵营养不足,昼夜不能睡眠,日处于风吹日晒下,以致腹泻腹痛转为痢疾者,日见增多,既无医药治疗,更无部队接换,只有激其容忍,坚守待援。二、官兵伤亡惨重,东抽西调,捉襟见肘,弹药缺乏,飞补有限。自午卅辰起,敌人猛攻不已,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①

日军经过10天的充分准备,于8月4日开始了第3次总围攻。在横山勇的亲自指挥下,投入了5个师团的兵力和100多门大炮,试图在1天之内拿下衡阳。城西南阵地仍为争夺重点。守军因炮弹用尽,无法还击,任由日军轰炸,但随后突击的日军仍无法冲破守军手榴弹和刺刀的抵抗。预10师全体伤亡将尽,该师第30团第1营官兵有450人,战后伤病痊愈者仅20余人,^②防线便由第3师接替。五桂岭、天马山、岳屏山等处高地争夺最为激烈,守军第7、第9两团的团长负伤,士兵伤亡更重。日军亦同样死伤

① 转引自《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第10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惨重,第109联队先后也换过3个大队长,均被击毙,第57旅团的旅团长志摩原吉也被迫击炮轰死。第58师团在武汉特别训练的手榴弹荣誉投弹手全部伤亡。

8月6日,一股日军自城北撕开了城防的缺口,突向市中心,激烈的巷战随即开始。7日,横山勇令所有的野战重炮、加农炮、榴弹炮不惜消耗全部弹药轰击,空军亦全力协助,城内阵地掩体飞散,建筑物全塌。这时,方先觉和4位师长联电蒋介石:“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战至中午,西南阵地仍在拉锯,日军仍无法越雷池一步。但至下午3时第9团却在天马山高地上树起了白旗。晚间,方先觉同日军第116师团的前线指挥取得联系,商约了投降事宜。次日凌晨,日军占领第10军指挥部。持续47天的衡阳保卫战,以中国军队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终。○

城陷次日,衡阳西北方出现了中方的机械化部队,但为时已晚。中美空军发现该城已失陷,足足轰炸了两天时间,结果使第10军近千名伤病患者为炮火埋葬。整个衡阳之战,中方守军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7600余人,重伤2600余人,被俘后遭杀者甚多。日军方面自己承认其死伤19380余人,高中级官员战死者390人,负伤520人^②。是役大大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路的时间。

衡阳守军在激战时,湘桂路及该城外围的中国军队有8个军,不下10万人。7月12日,蒋介石对衡阳作战的指导是:“著李玉堂督率第62军即由衡阳西南迅速猛攻敌背,务期一鼓歼灭围攻之敌。第79军应协同第62军向衡阳西北部猛攻并以63师由北向

① 饶少伟:《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② 《近代中国》1984年第42期,第48页。

南协助永丰方面之攻击以资策应。”^① 在此之后,蒋又数次电令外围的部队去解衡阳之围,但最终都未成功。第62、第19两军的解围之战始于7月中旬,其后第46、74两军各一部也到达郊外。18日,第62军一部攻至离城仅5公里处,争占了雨母山高地。20日,又以3个营的兵力占领了衡阳火车南站。但日军随即发起反击,第62军迅速后撤,此后再也无法同城内守军联系了。在军委会、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各军不断与日军交火,雨母山、尖锋山、鸡窝山等高地均几度易手。第62军伤亡惨重,副团长以上军官多名阵亡,攻击尖锋山高地的1个营几尽全军覆没。日军亦有惨重损失,在中方军队的连日攻击和空军的轰击之下,第40师团的234联队有的中队仅剩2人,最多不过24人。援军与敌军在郊外成对峙姿态,最后坐看衡阳失守。非但如此,这些解围部队在城内守军投降后来不及重做调整,都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之中。

自5月27日至8月8日,长沙衡阳会战前后历时70多天。双方的人员伤亡,按国民政府军令部的统计,日军为66809人(死1925人),中方则为90577人(阵亡49370人)。^② 会战结果给中国方面带来的损失是灾难性的。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固然无从确保,国统区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粮仓。滨湖地区和湘江流域的稻谷产量占湖南全省的近70%,棉产量年均也在50万担以上,它的沦陷使得西南等地的军民衣食大成问题。抗战伊始,沿海沿江一带的工厂大量地迁来湖南,其数量仅次于四川。1944年仅衡阳一处就有57家工厂,其机械、冶金、电气、水泥、纺织、造纸、酒精等类

① 转录自《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湖南会战敌军伤亡判断表》,《湖南会战国军伤亡统计表》,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的生产在国统区占相当份量。^①祁阳还有当时中国惟一的一家汽车发动机制造厂。战事发生后,这些工厂不及再作迁徙,大多被破坏或成了日军的战利品。除此之外,湘省的锑、铅、锌、锰等矿产均占全国首位,锑的储藏在世界驰名。早在日军策划“一号作战”时,就将掠夺湖南的矿产资源考虑在内,这时自然悉数占领。

整个会战期间,中方先后投入的兵力有16个军,40多个师,近40万人。日军的参战人数约为10个师团15至20万人。广大士兵和中下层军官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中美空军也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日机仅能在傍晚或拂晓行动。但会战结果却是中国方面最终未能扭转形势,究其原因,这是由于上层政治、军事方面的人为因素造成的。

长衡会战发生之时,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到处都是凯歌般的进军,日军失败已是大势所趋。对蒋介石来说,首先考虑的已不是对日军的积极出击,而是主要在准备战后权威的确立。共产党力量的勃兴,当然要尽力对付,国民党内非嫡系派别的活动,也需要防范。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同日军在真正意义上展开决战便无从谈起。薛岳的长沙、浏阳决战计划,是在考虑到其他战区兵力配合的基础上作出的,但蒋在5月31日的来电中不仅不让第4、第7、第6战区的兵力加入决战,连第9战区原有的第10军、暂2军亦不能用于会战。^②衡阳战事方殷,蒋的代表对美国人将租借物资分配给薛岳的部队大为不满——“因为蒋对他的忠诚有怀疑”^③。该城坚守40多天,中国军队在其周围的军队曾达约10个军,但统

①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② 《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毁灭的种子》第143~144页。

帅部从未有效地决战。军事实力的保存,在蒋介石看来才是首要任务。

对广大士兵来说,许多人凭借爱国的情在作战,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待遇都得不到维持,甚至连生命安全也难以保障。至于役政上的弊端,更是罄竹难书。此次会战期间,第62军“进至衡南两日不得饱食,影响战局极大。即一般部队,粮食亦多系就地设法,甚少后方追送者”^①。兵员素质的基本情况必然又影响到军民关系。第9战区自己所作的会战检讨中,就专门谈及军队的“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②。

就战略战术来讲,不论是长浏会战还是衡阳会战,中国军队实际上都是沿用传统的集重兵于两翼的侧击计划。但日军这次的进攻却是大规模的宽正面多路突击,又有纵深的部署,这些计划无一不被瓦解。中国军队由于参战系统很多,指挥极度紊乱。蒋介石本人素来就有越级指挥的习惯^③,这次非但自己出面,侍从室主任林蔚也在替他自重庆指挥。而远在桂林方面又有白崇禧的代劳(6月26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来桂林协调指挥衡阳一带的军事)。薛岳、李玉堂自然都可指挥其下属,身在广西的张发奎也同样可以直接指挥前来衡阳解围的部队……这样在“不统一、不专一”的指挥下,往往是前后矛盾,左右失调,部队无所适从。加之后抵前线步兵的装备低劣;“师以上兵团(一般仅有1门迫击炮)几全为步兵兵器,山炮以上之重兵器甚少配属……再近战兵器之手榴弹,常不发

① 《湖南会战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湖南会战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839~840页,广西政协1980年发行。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火,有多至十分之八者”^①。最终失败的结局便无可避免。

第四节 日军打通交通线与中国军队的华南反攻

一、湘桂边界的争夺

长衡之战中,湘江东岸的第9战区部队损失最多,西岸的军队除第10军投降外其他部队(特别是第24集团军王耀武所部和李玉堂兵团)却没有太多的损失。衡阳陷落后,在该城西北、西南方向集结的中国部队计有第99、第62、第37、第46、第100、第74、第92、第73等军,其中有的师系美式装备,这些兵力对日军依然是较大的威胁。8月10日,蒋介石命令“继续攻击以期恢复衡阳”。12日,又训令调整部署“以阻敌向粤桂深入”^②。这些情况引起了日军第11军的高度关注,参谋本部决定在稍事休整后,“抓住时机歼灭衡阳西南方的重庆军,必须彻底保持主动地位,不容重庆军自由行动”。8月20日,第11军下令准备会战,预定29日展开攻击。第40、第68师团由正面进攻;第116、第13师团在洪桥附近构成第一包围圈;第37、第3师团对祁阳附近构成第二包围圈,“要以双重包围一举歼灭重庆军”,^③然后再以两个师团攻取零陵,两个师团攻取宝庆(即邵阳)。但这时的日军制空权早已丧失,在中美空军不断增加的战斗力面前,日作战部队特别是其后方交通线受

① 《湖南会战战斗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转录自《第9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湖南会战》(下),第71、94页。

到致命威胁(部队军鞋只能得到所需量的十分之一)。在广阔的范围内作战,兵力更显不足。第37师团等又因阴雨路滑不能按时集结,日军的包围意图无从贯彻。但中国军队早已成了惊弓之鸟,面临着日军6个师团的压力,纷纷向西南方向溃逃。于是,日军遂下令向零陵等地追击。

在日军大兵南下的压力面前,王耀武令:“以一部于现阵地逐次抵抗竭力阻止敌前进,非万不得已不得撤退。”9月1日,蒋介石确信敌“有深入广西之企图”,令“第九战区应即抽调第20、第44、第26各军主力归杨副长官(即杨森)率领秘密转移于新田、零陵间准备参加湘桂沿线之作战”,并限期集结完毕。^①4日,又电令李玉堂、王耀武、杨森所部分别要“迟滞”、“侧击”和“阻敌前进”,^②但这些兵团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遇敌即溃。7日,第79军军长王甲本在冷水滩西北之山口铺遇敌,重伤身死。日军步步扑向广西境内。

在湘桂前线日军进展顺利的时候,日本大本营方面却要求中国派遣军将司令部重返南京,以适应整个太平洋地区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新形势。为使华南方面特别是湘桂前线日军的指挥协调,于8月26日新设了第6方面军,由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司令官,统帅直接担任湘桂作战的第11军、第23军和防卫武汉附近的第34军及长沙、衡阳地区的直属部队。此后,日军在以湘桂路为主的两省边界地区继续攻城掠地,一般以快速部队和骑兵为前锋,采用“一号作战”以来惯用的钻隙迂回战术,首先将目

① 转录自《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转录自《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标指向零陵、祁阳、常宁等重镇。

9月4日,日军只遇到轻微的抵抗便攻占了祁阳城。次日,美军飞机对该城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30余人。零陵城成了日军的下一步攻击目标,该处是美军的重要飞机场之一,有完好的洞穴式飞机库等设施。日军以偷袭的方式于7日凌晨逼近县城北门,随即突破了守军的炮兵封锁,将该城占领。日军为了“专心准备桂柳作战”,就决定迅速攻下并确保距衡阳西100公里的宝庆,以保证第11军右侧背的安全,同时必须完全占领衡阳西南60公里的常宁,排除对兵站线左侧的威胁,与耒阳连结,“保证军南侧背的安全”^①。宝庆一带的中国军队系从衡阳等地溃退而来,主力为第100军、第74军等部。据守该城的是第74军所属的第57师,该师不敌日军的炮火,放弃城外阵地后转入市区,双方于27日展开激烈巷战。至29日,守军全被压缩到城区东北侧,大部被俘。

常宁城的守军抵抗最为坚强。该处位于祁阳、耒阳之间,是从南方威胁湘桂公路的重要据点。9月2日起,据守该城的第37军、第60师之第178团,凭借坚固的城防阵地与敌交火,始终不退,并不时出击,给敌以较大打击。第140师等增援部队不断开来,日军亦增加了进攻兵力。28日,日军在6架飞机的轰炸配合下向城南北同时进攻,但仍被打退。29日“激战终宵”之后,日军于次日拂晓集中炮火轰击西门外高地及南门,城垣损毁殆尽。敌军以一部突入城区展开巷战。10月1日,城市外围的日军已增至4000余,主力冲入城内。守军伤亡惨重,被俘6000人,日军也有数百人的伤亡。

至此,日军主力沿湘桂路突入广西,已没有后顾之忧了。横山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会战》(下),第1页。

勇立即将全县作为“今后追击的目标,并指示此时也须确保道县(零陵以南 65 公里),转向攻取桂柳的态势”^①。全县是防守桂柳的前卫据点,又是保卫广西的第一线,此时也是国民党政府在西南地区的重要补给点,武器粮秣及其它战略资材屯积极多。早在 8 月 26 日,蒋介石就密电第 93 军军长陈牧农:“该军应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确实掌握该要地,与铁路两侧友军配合,阻敌西犯……”;并指示该军“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状闭锁式子母堡垒群”,“适时敷设地雷群”,“积储可供两个月用之粮弹”。^② 9 月 2 日起,一周之内曾 4 次电催陈氏加紧工事构筑,又拨来工事费 50 万元。

9 月 8 日,蒋介石电令“国军以乘敌突进与(予)以打进之目的决在黄沙河及全县附近夹击之”,要求杨森率第 20、第 26、第 44、第 37 军改向道县地区集结,“参加黄沙河、全县会战,向敌左侧背攻击”;李玉堂率第 62、79 军“一面迟滞敌军,一面向新宁附近转移,掩护黄沙河及全县左侧背向敌右侧攻击……”;除此之外,王耀武部“积极攻袭湘桂路敌之侧背,准备参加全州会战”;薛岳指挥的第 30 集团军、欧震兵团、孙渡兵团,“拒止敌沿粤汉路南窜并在湘江东西两岸努力攻击敌军侧背,积极截破敌后交通”。^③

10 日起,日军第 13 师团等部开始突入广西省境。中方第 93 军之两个团在黄沙河一带阻敌进攻,伤亡营长以下官兵近 300

① 《广西会战》(下),第 49 页。

② 《蒋介石致陈牧农密电》(1944 年 8 月 26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转引自《第九战区长衡狙击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名。^① 守军的抵抗和美军飞机的空袭,虽使日军受到一些损失,但并没能阻止日军进攻的势头。14日凌晨,日军的1个联队几乎是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冲进了全州城。第93军在7月份就开到此地,长期内修造了大量的纵深阵地,但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连日军都感到“实难理解”。^② 陈牧农以“既出不利,避出胶着,保持会战力量”之名,将城防守军撤出,弹药除抢出一部外,“余均彻底炸破”。^③ 150万发弹药和大量粮食尽成了灰烬。全州的轻易易手,彻底打破了蒋介石的所谓决战计划,陈氏不久便被处死。

10月中旬,日军第11军的主力在全州一道县一线集结休整,接下来便是“要将一号作战最大目标桂林、柳州的美航空基地予以摧毁”,并打通湘、桂、越地区的大陆交通线。^④

二、桂林、柳州之战

桂林城当时为广西省府,与柳州、梧州、南宁同为该省的四大重镇。自湘桂、黔桂铁路建成后,它和柳州的地位更加重要。漓江、柳江分别流经两城,又扼越城、九巍、苍梧山脉,地势险峻。日军的湘桂作战甫一发动,省主席黄旭初和白崇禧等人就已断定其“势将打通粤汉线”,决定战事来临时,将省府迁到百色。

6月15日,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决定桂柳两城进行疏散。广西为桂系的根基所在。26日,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集中

① 《陈牧农致蒋介石电》(1944年9月1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湖南会战》(下),第163页。

③ 《陈牧农致林蔚密电》(1944年9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抗日御侮》第9卷,第370页。

兵力,固守桂林”^①。但蒋氏未置可否。月底,桂林城开始疏散,9月10日起更进行了强迫疏散。但桂林城自长沙诸地失陷后人口由原来的10万左右骤增至50~60万,秩序极为紊乱。15日,城内竟燃起了冲天的火光,“共焚去房屋大小六七千间,而城内有不肖官兵破屋抢劫搜索至三五次。15(日)晚张长官抵桂林训话后各军始下令制止,而桂林已焦头烂额残破不堪矣。闻守城部队推诿责任谓毁房系汉奸放火,搜索系少数工兵所为,已擒两三名枪决了事。而外间所传则守城部队已人人作富家翁矣。自桂林疏散后,柳州、梧州继之,……总之军事失利之后地方秩序亦纷纷发生问题,抢劫时闻,民心浮动,男女老少,惟逃是务……”^②。

桂林城的防守原定以两个军担任,由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负责,但最后实际上留在城内的仅是第31军的第131师和第170师,其中第170师全系新兵组成,且欠1个团,新19、第175、第188等3师各以1个营参加,另有山炮、榴弹炮、野炮连各1个及炮兵第47团的第4营。原计划屯积3个月的粮弹,当时则仅够1个月之用。其外围的第79、第93两军临战时又以“避免态势不利”为名撤走了。^③守军首先在士气上遭到打击,纪律既告废弛,兵力又过分单薄,城池失守便是时间的问题了。

10月上旬,日军第6方面军开始策划让第11、第23两军从全县、道县和丹竹平地大致同时出发,“首先于包括桂柳在内的南方地区展开第一次会战围歼敌军。如重庆军逃跑或以桂柳两地据点企图抵抗时,我方即在柳州(包括柳州以西)附近地区将其围

① 转引自《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抗日战争述评(三)》第34~35页。

② 《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毕业学员通讯处致何应钦电》(1944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抗日御侮》第9卷,第330页。

④ 《广西会战》(上),第120~121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歼”^①。其兵力部署大致是：第23军的第22、第104师团，第19、第23独立旅团沿西江，第11军的第3、第13两师团沿湘桂铁路及以东地区，以第58、第40、第116、第37师团沿湘桂铁路及以西地区分3路扑向桂柳，共约15万人。中方部队则只有第31、第46、第79、第93、第20、第26、第37、第64等8个军以及第135等3个师和一些地方部队，不足12万人。

10月26日，日军第11军奉命发起攻击。首先“命第3师团占领平乐及荔浦，第37师团占领恭城和阳朔。荔浦和阳朔附近距桂林和柳州两要地各80公里，为控制两地的重要据点，日军的意图是想在进攻一开始，先占领控制桂柳的要点，分割重庆军主力和第23军正面的重庆军。”^②两师团开动以后，湘桂正面的第58、第40、第116师团亦随即南侵。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兴安、老堡村一带，第90军之第10师“杀敌千余，使敌毫无进展，而该师自营长以下伤亡亦大，所属3团仅编足四营”。高上田、铁坑、桃子隘、大岩岭等处争夺亦很激烈，“我98师294团步兵两连及铁坑之新19师两连，全部殉国，其他各部自营长以下伤亡亦重”。^③日军亦有较重的伤亡，一开始就遇到民间自卫团的袭击，“在长期对华作战中，这样的经验还是第一次”。不仅有守军的狙击和美机轰炸，还要克服险峻的地形和恶劣的天气。山雾迷漫中，日军第3师团的1个大队进入中国军队的纵深阵地尚不知觉，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惨重。但各处守军终于不敌日军的凶猛攻势。11月2日，平乐、恭城失守。次日，荔浦和阳朔失陷。日军各部队迅速开向桂林，同

① 《广西会战》(下)，第62页。

② 《夏威夷致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电》(1944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广西会战》(下)，第63页。

时第13师团又派一部扑向永福,3日,兵不血刃而下该城。此举不仅切断了桂柳之间的交通和桂林守军的退路,而且打破了张发奎于10月份制订的将“主力分别置于桂林西北地区及其以南地区,对由桂林西侧及其以南地区进出之敌相机求其侧背而击灭之”的既定计划,桂林城便处在了四面包围之中。

11月初,日军第58师团从北面,第40师团从东面,第13师团从南面分别准备攻击桂林(城西为崇山叠岭,不易进攻)。守军第13师部署在北部及附近要点,第170师在南部及附近要点,炮兵则分别配置在市中心体育场及其他要点。七星岩等处为防御的主体,守军利用天然洞穴和高地构筑了坚固的阵地。自2日起,战事首先自城东北开始,敌我伤亡均重。5日,星子山失陷。是日夜,日军分成若干小队在四郊钻隙迂回,城东普陀山、申山、猫儿山,西北部之水泥厂及东方隘路处处告急,其中猫儿山据点守军全部阵亡。7日,屏风山等处亦告失守。七星岩的争夺更加激烈。自4日起,日军接连发动攻击,皆被打退。最后在毒气的配合下于7日晚才将其攻陷,“守军在七星岩内之一连,全连牺牲……东地区守军,现已伤亡过半(千三百余)……”^①。同一天,日军从中正桥等3处强渡漓江。象鼻山山侧的守军以炮火猛击半渡中的日军部队,予敌重大杀伤。但中正桥的桥头堡却为敌攻破,韦云淞悬赏10万元令第131师夺回,该师因伤亡过多未果。第170师又奉命攻击,但该师新兵不堪使用,便以上等兵为班长编成突击队,用火箭筒、战防炮及手榴弹等爆破器材与敌展开苦战恶斗,终将桥头堡夺回。

桂林攻防战前期,因连日大雨中美空军无法助战,城根及河滩

^① 《张发奎致蒋介石、何应钦等电》(1944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埋设的地雷也完全失效,但守军强大的炮火却发挥了作用。日军准备充足后,于9日凌晨5时起发起全面攻击,所有大炮一起轰击,7架飞机也赶来投弹。桂林城内一片大火,守军也以炮火回击。日军第40师团的1个中队全部战死,另1中队在攻击伏波山时也死伤惨重,至下午将其攻占,最终排除了妨碍渡河的火力点,大队的日军渡过漓江。次日晨起,城北的阵地被突破,守军遂突围退向西南方,但又与迎面攻来的日军第34师团相遇,被迫再折回头。城内守军到处乱跑,第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城防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等3名将官阵亡。10日下午,桂林彻底失陷。

柳州几乎与桂林同时陷落,这里是第4战区的长官部所在地,战前确定由第27集团军守备,但实际上各部大多散在桂林周围及以南地区,兵力薄弱,军无斗志。具体防御柳州的第26军,“其兵力不足编制三分之一”^①。鉴于此,日军主力在围攻桂林的同时又于3日令第3、第13师团长驱南下,挺向柳州。两师团用钻隙迂回战术,一路上只遇到轻微的抵抗。7日,各部已达距柳州50公里的范围内。柳州城东、南、西三面由柳江围绕,北面为商业区,南面则为飞机场和其他军事设施,地形险要。日军一部首先由柳州西北渡过柳江,切断了守军的退路。9日,第31师团一部冲入城北,第3师团一部猛攻城南的马鞍山高地,但为守军猛烈的火力打退。同时,几路日军冲向机场,守军虽进行了抵抗,但最终不敌,机场丢失。日军由几个方向强渡柳江,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陷了城南各高地。守卫市区的第44师第313团的1个营全部阵亡。柳州为中方大西南地区重要的物资补给地之一,弹药储存极多,先是守军的自爆,后是日军的轰击,城外山洞里连天的爆炸声一直持

^①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1页。

续数日。10日,张发奎电令第26军“应避免无谓牺牲”^①。残余守军据此便“向西突围逃向宜山方面”。

在广西北部激战的同时,日军第23军在广东方面也发动了牵制作战。

在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中,决定第23军于6月底开始发动攻击,以配合第11军在衡阳等处的战斗。“7月下旬左右,以主力由西江两岸地区,以部分兵力由雷州半岛方面,分别发动攻势。击溃敌军后,攻击梧州、丹竹附近,在确保该地附近以东西江沿线要地的同时,作好今后对柳州方面作战的准备”。其后,再“由柳州南方地区发动攻势,攻占南宁后,打通并确保通往凉山附近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的陆路联络线”。^② 执行这个计划的第23军兵力为第22、第104师团以及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另以3个旅团确保已占领的地区。该军的攻势发动后,首先面对的是中方的第7战区。该战区系从第4战区分离出来,是作为警备广东省的特殊战区(余汉谋任司令长官),共有约3个军、10个师及两个独立旅。日军在完成策应攻击衡阳之后,将进一步发动攻击的时间7月份推迟到9月上旬。独立混成第23旅团由雷州半岛北上,以警戒和掩护第23军主力西进的左侧。除此之外,主力分路趋向桂东重镇梧州。肇庆、德庆等重镇相继沦陷,日军沿途只是遭到一些地方自卫团和美军飞机的袭击。来自自卫团的袭击自属有限,但美军飞机却给日军较重的打击。举凡地面部队、陆路交通、水面船只等都在美国飞机的轰炸之列。9月14日的一次轰炸中,第104师团的1个大队伤亡官兵百余人。日军活动只能选择在晚上。9月22日夜,日军一部终于占领梧州。在此之前,美军飞机已将石油罐等设施炸

① 《抗日御侮》第9卷,第339页。

② 《河南会战》(上),第30~32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毁,以免资敌,整个市区陷入火海之中。拥有美军机场的丹竹立即又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第104师团一部于24日夜出发,28日就击溃了守备丹竹机场的中方1个团兵力,占领了机场。次日,又攻下了第35集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蒙江圩。日军继续西进,却不料在进展十分顺利的情况下于桂平附近遭到第4战区兵力的猛烈反击。

直接攻击桂平城的是日军之独立混成第23旅团。10月11日夜,该部强渡郁江,集中所有火力狂射20分钟以后,向城内突击,中方守军第155师一部与敌展开巷战,1个营全部阵亡,城市于次日陷落。自广东日军发起攻势起,中国军队的主力并未与之交战。桂平失陷之后,张发奎集结第4战区主力(共达七八个师),利用该城周围的险峻地形突然间发动反击。19日,第64、第46两军在猛烈炮火和美军飞机的支援下首先猛攻蒙江圩一带的日军。经过3日战斗,终于遏止住日军攻势,占领蒙江圩。22日、23日,敌我双方在桂平西南的新安山展开争夺,日守军1个中队仅剩20名官兵;中队长也被击毙,战斗力全部丧失,阵地被中国军队夺回。随之,美军飞机和中国的炮兵部队对桂平城发起猛烈轰击。日军的通信设施全被炸毁,内外联系均告中断。该旅团几尽全军覆灭,“弹药告罄,迫至旅长以下,造竹枪准备突击”。日军经过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打击,于10月底决定“重新将第104师团主力投入战斗”^①。30日起,该师团发起攻击,其步兵第108联队与中方之第135师等部在武宣乡东侧的花蕾高地展开激烈争夺,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伤亡近200名。经过4日苦战才将高地占领。但日军其他部队却以迂回战术攻下了武宣一带平地 and 贵县等处。中国军队被迫放弃了反攻,日军大队人马开往柳州方向,开始了与第11军

^① 《广西会战》(下),第49页。

的协同作战。

三、日军突入黔南

桂柳之战后,中国军队大多沿黔桂线经宜山一带退往西北方面。11月15日,日军第6方面军令其第11军“消灭宜山附近敌军,并应与第23军紧密配合,消灭忻城以西地区及其附近之敌”。此外,以一部挺向金城江,占领黔桂铁路。第23军除与第11军配合作战外,还要分兵一支,向南推进,以占领南宁。^① 据此精神,第11军决定沿黔桂公路突向河池、南丹地区,“切断敌军退路,将其捕捉消灭”^②。在此之前,中国第4战区鉴于柳州失守的影响,已重新调整部署,以便“继续狙击敌军及确保宜山及掩护黔桂路之安全”。在11日下达的第4号作战令中,将兵力调配组成了右兵团、中央兵团和左兵团,分别在忻城、宜山及四把等处阻敌西进(兵团长分别为邓龙光、夏威、杨森)。^③ 总兵力在编制上虽然为8个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但实际战斗力却很有限。大多数部队早在长衡会战时就遭受了重大损失,“若干军之人数有仅及二至三千人者”,桂柳会战中又疲于奔命,重武器损失将尽。第20军原有21个营的战斗力,及至11月份,只剩下3个。^④ 第4号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划分了作战区域,但各部大多没能进入。日军乘中国军队立足未稳之际,兵分数路猛攻。

日军第13师团沿黔桂铁路正面直趋宜山,在柳城的日军第40师团,以一部向宜山北侧急进,与铁路正面之敌协力攻击;面第

① 《广西会战》(下),第155页。

② 《广西会战》(下),第165页。

③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2页。

④ 《第20军桂柳会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23 军之第 104、第 23 师团则由南北两方向攻中方之右兵团,16 日即攻陷忻城。中国军队依据工事不时进行狙击。部署在怀远等处的炮兵部队发挥了相当威力,连续几日的炮击给日军造成数百人的伤亡。^①但终不能抵住日军凶猛的攻势。第 27 集团军的司令部也为日军急袭,第 20 军曾被包围。15 日,日军第 13 师团一部占领宜山,掳获了中国军队屯积的大量军需物资。第 3 师团也在此集结,准备扑向黎明关。第 11 军命令这两个师团突破省境线,向独山、八寨方向追击。激烈的战斗便在黔桂沿线进一步展开。

第 13 师团首先突向金城江,在石山等处遭到中方的坚强狙击,师团参谋长和第 116 联队的联队长均负伤。21 日,该联队陷金城江,这里同样也是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点之一,各类武器装备损失极多。次日,河池被占领。23 日起,日军的攻势不得不在中国第 97 军猛烈的炮火和手榴弹打击之下停顿下来,大队长以下官兵伤亡惨重。27 日,日军改由正面牵制,而以主力由八圩、东河、大厂间突进的办法攻击南丹;第 97 军军长陈素农弃城而逃,损失各类大炮 40 余门,连密码本等也悉数丢失。日军长驱突向独山。30 日越过广西省境后,以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的传统战法迫近独山城。此时黔桂路上混乱至极,有成群的败兵残将,更有那从东南各省拖儿带女、扶老携幼的难民。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先头部队身穿缴获的中国棉军服,曾与迎面而来的中国军队擦肩而过。占尽优势的中美空军火力无从发挥,第 4 战区长官司令部也被误炸,局面更加混乱。12 月 2 日,日军离独山城尚远,守军就开始自行炸毁部分弹药和遗弃的物资,难民则认为爆炸就是日军发来的炮弹,仓惶逃命,终使日军不战而下独山。

^① 《张发奎致蒋介石等电》(1944 年 11 月 16~17 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3师团方面,其“追击目标不仅仅是独山,而以进入其北方要点切断公路为有利”,选定了独山以北的都匀作为攻击目标。^①该师团兵分数路,长驱北上。中国军队凭借黔桂边界要隘黎明关一带有利的地形顽强狙击。该处群山连绵,日军不能迂回。守军炽烈的机枪火力使日军遭受惨重伤亡,直接攻击黎明关的日军1个大队各中队长非死即伤。11月27日,守军终于不敌,日军第3师团亦突入贵州省境。进攻荔波时,中国军队据险卡住了惟一的通道,守军多为美式装备,火力猛烈,日军中队长以上军官死伤甚重,担任直接攻击的1个大队损失在三分之二以上,最终还是以大迂回的战术攻下了荔波,另一支日军又占领了八寨。12月2日起,日军先头部队挺向都匀。次日下午,前卫已进抵距该市7公里处的高地上。接到第11军要求“停止追击立即返转”的电报后^②,该部旋即撤回。4日,在独山的日军工兵第13联队将该城四周的工厂、弹药库、储油库、铁路、桥梁、隧道、通讯设施等悉数炸毁,又焚烧了西郊的被服、卫生及粮秣仓库。独山城遭遇空前的浩劫。

攻至独山后,日军认为作战目的基本达到,开始后撤。这一主动后撤,首先是因为其战力的过度消耗。半年多来,第11军各部攻城掠地,辗转山林,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发不足,供应日见短缺。长衡会战时的夏服一直穿到雪花纷飞的12月。制空权早已丧失,行动多选在夜间,宿营也只能在野外,日军实在无力再攻了。同时,中国方面在黔南一带的重兵集结,也使得日军无法再轻举妄动。

日军突入黔南,极大地震动了重庆国民政府。“战况危急,不仅西南各省人心动摇,英美国有要求撤侨之事,益造成社会之惶惑

① 《广西会战》(上),第186页。

② 《广西会战》(下),第202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不安。八年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蒋介石语)。^① 中国军队的主力远在滇西和缅北,魏德迈不仅建议蒋介石抽调在缅甸的5个中国师中的两个回国阻敌,而且建议“应有再迁都的准备”。蒋介石与高级官员会商后,决定抽调第1、第8等战区的兵力增援,如战局再恶化,则将远征军全部调回。^② 事实上,早在长衡会战时汤恩伯就已奉命要率部南援。广西战事发生,汤部便从豫南、陕中,经四川、贵州东来。没有汽车配备,行李及笨重的物资给养全靠士兵背负,劳师远征,未战先疲。11月8日,汤恩伯本人赶到贵阳,中旬到了南丹、河池一带。20日,汤恩伯又赶到独山部署,但山间道路全为难民的人流,无法调动兵力。陆续从其他战区调来的兵力计有第94、第87、第29、第98、第9、第13、第57、第97诸军,但都没能堵住日军突击的势头。独山失陷后,装备精良的远征军一部也由美军飞机运来(其先头部队由孙元良指挥),何应钦奉命抵达贵阳,会同汤恩伯指挥各军。至12月中旬,独山、八寨、三合、荔波、上下司、六寨、南丹等处又相继回到了中国军队手中。

日军的退却并不是无止境的。第6方面军要求第11军“在黔桂铁路以西,最低限度要坚守河池和宜山之间”^③。中方第46军在攻击河池时果然受阻,尽管又调来两路增援部队对该城包围攻击,仍无法克复。14日,日军也增援2000人展开反击,制止了中方的攻势。双方都是久战之余,兵力疲惫,亟须整补,便在该地成对峙状态。

黔桂路上激战正酣,广西南部又燃起战火。11月1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3旅团占据来宾,21日与第22师团主力会合又占领

① 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史》第1062页。

② 《抗日御侮》第9卷,第345~346页。

③ 《广西会战》(下),第208页。

了宾阳,继沿邕(宁)宾(阳)公路扑向重镇南宁。桂南一带的广大地域内,多为地方团队守卫,兵力单薄,遇敌即溃。正规军仅由邓龙光指挥的第62军、第64军,他们与敌短暂接触,其中“62军157师471团,转进至旌勘乡附近,与敌一联队遭遇,团长以下几全部牺牲”^①。24日,南宁失守。日军沿邕龙(州)路继续南下攻击。同时,驻越南日军之第21师团也派出一支部队朝南宁方向进攻。28日,该部(以步兵第83联队为主,配属有伪军部队)五六千人沿谅山、同登线入镇南关,次日陷凭祥,随后又兵分数路,向北攻击。明江、龙州、思乐、崇善、扶南等处先后沦陷。12月10日,由南宁南下之日军与由思乐北上之日军在绥淦会师。至此,广西境内的重大战斗暂告结束。1945年元月,衡阳至广州间的粤汉铁路,也全部沦入日军之手。日军在形式上最终完成了其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的。

同豫中、长衡会战相比,桂柳会战持续的时间最长(近百日)。日军的战术仍和前两次一样,系正面的分进合击,穿插迂回,加之此次日军的兵力又占了多数,就使得中国军队地广兵单,顾此失彼,桂林、柳州同时宣告失陷。但日军的失误却也明显存在。第6方面军原计划桂柳两城由第11军、第23军分别攻取,第11军以主力攻占宜山及柳州西方,先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其围歼于战场。但第11军却擅自不待桂林攻取就派出精锐的第3、第13两师团指向柳州。尽管此举沉重打击了中方第4战区的军力,却给了中国军队主力迅速西撤的机会。此外,日军轻敌冒进,第23军的独立混成第23旅团即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冒进,于桂平一带遇到猛烈反击,几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① 《邓龙光致蒋介石密电》(1944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中国军队一味被动应付,不仅不能在敌分进之际予以打击,自己反处于被包围状态。会战伊始,中国军队就没能以适当的兵力把守桂林东北方的要隘,严重影响了桂柳两城的防守。中美空军虽早已占尽了优势,但因作战地域辽阔,时间长久,并没能有效地阻击敌军。另外,桂柳两城的自然地形极利防守,中国军队战前也构筑有较完善的工事,但却因防守兵力薄弱而不能发挥效果。而一般指挥官在战场上则缺乏必胜信念,“以致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未进行战斗”,“迭遇良好之侧击、尾击时机,亦避不实施,致敌毫不顾虑后方,大胆抽兵……”。^①至于政治方面更“不能适应军事要求,军队不能得民众协助”。“地方政府既行迁移,各部队副食补给发生问题,军队为作战及给养关系,往往涉及民众物资,致军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发生缺憾”。^②

广西是桂系多年苦心经营之所在,原本有相对完善的地方组织。大战之前,日军“第23军所担心并不在于击败重庆军,倒是担心以广西自卫政策为基础的民众抵抗和乡村的自卫行动,这才是指挥作战的障碍”^③。但会战期间军队和民众完全脱节,地方民团的抵抗多半是自发的,甚至走上了反面,最后只好听任日军横冲直撞。如果不是日军的主动后撤,则黔南各处又将成为激战的场所。由其他战区和远征军系统调来的军队,除第97军等少数部队外,实际在战场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桂柳会战结束后,日军自4月中旬以来发起的“一号作战”攻势便在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它给中国方面的打击极为沉重。在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到处奏捷的情况下,中国战场却在短期内丧失了

① 《桂柳会战作战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桂柳会战作战要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广西会战》(上),第13页。

2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46 座城池,30 多个飞机场以及几十万军队,形成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上的第 2 次大溃败。这些区域内,许多地方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有较为丰沛的兵源,它们的丧失以及无法统计的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都使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削弱。国民党军事上的大惨败又引起了空前的政治动荡,这一年便成为八年抗战中国国民党人“最艰苦的一年”。但日本方面却也没能完全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其策划“一号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摧毁美国飞机空袭日本的前进基地,但由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攻势和占领马里亚纳,这一点便失去了意义。

日军在华的兵力消耗日见增多,士兵素质急剧下降,战斗精神也随之消沉。长衡会战时中方“俘敌计达二百。而俘掳(虏)供述,多侃侃而谈,一切行动及其国内状况,历言甚详,与抗战初期我所俘甚少,既俘亦缄口不言之情形相较,敌官兵厌战情绪,实日益增高矣”^①。日军要以仅存的兵力把守广泛的占领区及漫长的交通线,必然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的境地,这在客观上对日后中国抗日军民的大反攻是有利的。日军“一号作战”中,从华北、华中战场抽调出不少部队,使敌后战场压力减轻,为 1944 年各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创造了契机。在此基础上,日军已无力再做进一步的战略攻击了。湘西会战就证明了这一点。

四、湘西会战前的中日双方部署

“一号作战”结束后,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奉调回国专任教育总督,冈村宁次接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原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则转任第 6 方面军司令官。这时,日军在华的兵力计有 25 个普通师团,1 个坦克师团,10 个独立混成旅团,11 个独

^① 《湖南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立步兵旅团,约120万人。进入1945年后,日军仍继续发动其正面的进攻。1945年1月至2月,日军不仅占领了粤汉线的南部,悉数摧毁了浙赣地区的美军飞机场,冈村宁次又进而提出了进攻四川的庞大设想。但大本营方面鉴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猛烈攻势,认为“须全力对付主敌美国,不可能同时实施两面作战,故望派遣军首先专心于对美作战,加强中国东南方面的战备”^①。其下达的行动纲领要求派遣军将加强战备的重点放在华中,极力防止中美空军的活动。随着美军在冲绳岛等处的获胜,华南对日本本土的防卫作用便已消失,派遣军遂计划将此处兵力悉数调往南京,只留少部兵力驻守香港、广州。大本营方面也命令将4个精锐师团在华中、华北的战略要地“集结待机”^②。

日军在华兵力的大范围收缩和退却,遇到了中美空军的严重阻碍。“一号作战”发动以后,中美空军尽管丧失了几十处机场,但仍牢牢掌握着制空权。1945年初以来,联合空军以湖北老河口、湘西芷江两机场为前沿基地,对沦陷区日军的水陆交通干线频繁出击。桥梁、铁路、公路、机车及修理厂是主要攻击目标,对日军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两个机场也因此成为日军重点争夺的目标。1月29日,冈村宁次下达了有关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分令华北方面军迅速占领老河口附近,第6方面军则尽速占领芷江附近。3月份,老河口机场被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第12军攻占。芷江作战则由第6方面军所属的第20军(该军系1944年9月份于衡阳所设,统辖第27、第68、第64、第116等4个师团,司令官为坂西一良中将)承担。3月下旬起,该军修筑了衡(阳)—邵(阳)、(湘)潭—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06~507页。

② 《昭和二十年(1945)的中国派遣军》第2卷第1分册,第14页,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华书局1982年版。

邵(阳)公路,于邵阳附近囤积了大量粮食弹药。坂西一良的作战计划是从新化、新宁和宝庆(即邵阳)三方面同时发起进攻,分别西进。主力由宝庆—洞口—安江(即黔阳)沿线以北地区进攻,以期将中国军队包围在洞口、武冈地区,或是在沅江以东地区捕捉围歼。第二步即为占领并摧毁芷江机场。但日军并没预料到,这次进攻所面临的手与往昔相比已是大不相同了。

1944年的大半年里,整个中国的正面战场都笼罩在豫湘桂作战溃败的阴影中。但年底以后,西南方面却燃起了希望之光。12月25日,中国驻印军的新1军攻占了缅北重镇八莫,这是打通中印交通线的必经之地。1945年1月,缅北的另一要地南坎也告克复,接着便实现了与缅甸中国远征军的会师(在芒友)。至3月份,中国军队终于攻下了缅甸公路中心要点的腊戍,与英军会师,滇缅公路完全打通。源源不断的美援物资经此运入中国,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加强。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军队已达30多个师。美军则派出校级以上的联络官指挥技术官兵、教习美式武器的使用。同时,蒋介石以远征军为班底设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以参谋总长职兼任总司令。西南诸军也进行了改编,共编为4个方面军和昆明防守部队,卢汉、张发奎、汤恩伯、王耀武分任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司令。这其中,第4方面军系由原第24集团军改编而来,辖有第18、第73、第74、第100军等4个军,有3个军全部实现了美式装备,第100军(辖第19、第63两个师)的美式装备也达三分之一以上,“迄三十四年四月初旬,方面军之一部,守备广西资源经湘南新宁及邵阳、湘乡、宁乡各西郊,至益阳,亘洞庭湖北岸,广达千一百余里正面之阵地,主力分别控置于武冈、洞口、新化、桃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源各附近筑工整补……”^①。日军的大规模调动,使得该方面军判明了其目的在于“攻占芷江及破坏我一切反攻准备,巩固其湘桂、粤汉路之交通”^②。4月5日,蒋介石密电何应钦:“……一,湘、粤、桂敌似有抽集约3至5个师团兵力,向芷江及常(德)、桃(源)进犯之企图。二,以确保芷江机场,并利尔后反攻为目的,以第4方面军所属部队为主,务于洪江、溆浦以东地区,选定主阵地,与敌作战。三,第6战区及第3方面军,应以有力部队策应湘西方面作战。四,各部队应从速完成作战准备……。”^③ 据此,何应钦拟定了各部队的协同作战要领,并于14日以“特急电”密告蒋介石:第4方面军以主力于武冈、新化附近之线与敌决战;第3方面军要保障决战部队安全,“确实拒止黔桂路及桂穗路之敌,使不得越过南丹、龙胜两要地”,并以第94军准备向武冈以东进出,参加决战;王敬久所部3个师及第18军之1个师则由桃、常向新化以东进出,亦参加决战……”^④ 第4方面军司令王耀武根据此意图,便决定以第74军、第100军从正面阻击日军,另以第18、第73两军向日军两侧后攻击,将日军包围在武冈、新化之间的雪峰山区。各部随即进行了各种准备,举凡加强工事、囤积粮弹、交通通讯、空中投掷场大多都已完成。特别是王耀武所部,将雪峰山区险峻的地形作了较为详细的勘察,这就为日后战场上的取胜打下了基础。

①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45年4月5日、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月中旬起,坂西一良在邵阳指挥日军兵分3路扑向芷江方面。芷江城地处雪峰山下,前有资水可作天然屏障,后有沅江,芷江扼川黔之咽喉。雪峰山脉蜿蜒数百里,均系南北走向,愈向西山脉愈险愈高,道路崎岖,对防守尤为有利。这里除有中美空军重要的飞机场外,还是中国军队的补给点之一,抗战后期发展成为湖南重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之一,是为中国军队的必守之地。日军进攻仍沿用传统的分进合击战术,中国军队因准备充分,在初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攻势防御的战略。100多公里宽的湘西战线上,几乎是同时燃起了战火。

五、湘西华军的反攻

4月15日,日军关根支队(第68师团第58旅团长关根久太郎少将所部)从左路发动攻势,由东安指向新宁。17日,新宁城失陷。该支队主力在新宁—白沙间集结之后,为策应中路日军主力的进攻,以主力突向瓦屋塘,从西南及南面压迫中国军队,准备在其突向雪峰山岳地带之前形成包围圈。20日起,日军一部到达武冈附近,遭到中方第74军之第58师的顽强狙击。该城守军构筑了内外3道防御阵地。日军以强大的炮兵火力掩护登城,但在守军炽烈的冲锋枪火力扫射下死伤惨重。攻击竹塘据点时,日军以坦克部队开路,反复冲击10余次,均被击退。守军的敢死队以汽油弹炸毁了敌之坦克10辆,敌兵伤亡百余。“守卫山门之169团葛道逐营,受三倍敌围攻三昼夜,毙伤敌达八百,我所剩官兵百余,仍坚守中。”^①该支队的日军处处受阻。4月29日,该支队奉命“立即沿瓦屋塘—水口—两路口—洪口地区向洪江突进”,与日军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中路进攻部队策应,^①但在中方的优势火力面前仍是举步维艰。5月8日,该支队主力第217联队为中方第58师包围。“我74军军长及58师师长,亲赴前线指挥。尔后得空军大量支援,反攻六七次,终将敌217团主力大部歼灭。计毙敌步兵千余名,马二百匹,敌伤亡达总数三分之二,敌马匹几全部被我空军炸死。”中方亦伤亡360余名。^②

在右路发起进攻的是日军之重广支队(支队长为步兵第131联队长重广三马大佐)。4月16日起,该支队一面对新华警戒,一面沿山下—小塘至木龙的道路扑向洋溪。21日起,开始与凭险抵抗的中方第73军交火。在守军优势的轻重机枪火力和迫击炮轰击下,日军伤亡惨重,不得不多次变更进攻目标。徐家桥、牛塞岭、红岭、小塘、洋溪等地到处都有恶战发生。月底,攻守双方在潭溪东南反复争夺,中方“毙伤敌三百五十余,我伤亡连长周励以下官兵为廿余员,并俘虏敌兵十余名”^③。自29日重广支队到达洋溪桥之后,再也无法突击前进,只得在此以南地区集结,“保持防御态势”。

中路是日军的主攻战线,投入该方面作战的系第116师团。11日起,师团长菱田元四郎麾下的第120、第133、第109联队兵分3股自邵阳一带出发,准备配合关根支队的迂回,将中方第4方面军主力聚歼在高沙、洞口、花园、武冈西北地区。中方之第79、第100两军按预定计划逐步抵抗,将日军主力诱向雪峰山区。4月18日,“邵阳西北敌猛扑我63师187团阵地,战斗至烈,巨口铺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80页。

②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守备之一连,与三倍敌血战三日,全部殉国。马瑙坳守军连长以下官兵,亦于铤西与阵地同尽”。同一日,第100军抽集第15师主力及第63师一部,由都家堡向敌合力围攻,激战之中,将敌全部击溃,“计毙伤敌二百余,掳重机枪三挺,轻机枪五挺,步枪六四挺……”^①。半个月后,日军正面抵达洞口、江口、放洞一线。至此,日军已远离后方,到达了雪峰山的中南部地区。中方的狙击变得更加猛烈,日军无法继续西进。连日的苦战,攻守双方伤亡均重。第100军之第51师在攻放洞、温南里二处时,“伤毙敌二百卅余,我伤亡连长二,排长五,士兵百余”。第55团与敌交战4昼夜,“毙敌中队长以下三百五十余,我亦伤亡奇重”。^②在攻击万家冲及附近高地时,“我19师营长刘官洲及连长刘静龄均壮烈殉国,另伤连长以下官八员,士兵二百八十余”^③。中国军队的火力已在战场上占了优势,日军自身弹药又供应不足,前进处处受阻。第132联队的第2大队,“自山门到老隘塘战斗以来,伤亡很大,损失官兵417人,马106匹”^④。

中国军队大致完成了将日军主力诱至新化、武冈间雪峰山的目的,军委会和陆军总部便实施反包围战术,令第94军主力由湘黔边界向武冈地区急进,新6军及昆明伞兵部队一部在芷江待命。第18军胡璉部则火速南下,该军装备精良,同第100军取得联系后迅速完成了对雪峰山之敌的包围态势,又切断了敌背后的惟一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2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4月25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75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交通运输咽喉——湘黔公路。中美空军连日频繁出击,对敌后之城市、交通、据点、仓库、机场、部队集结地进行猛烈的轰炸袭击,日军飞机丧失了制空权。5月6日,第4方面军下达了《湘西会战之攻势转移计划要旨》,规定于5月8日拂晓,全面转移攻势,置主决战于两翼,协力右翼友军,压迫敌人于雪峰山东麓,捕捉歼灭之,并对第74、第100、第18、第73及新6军各部都做了详细部署。^①何应钦要求一俟攻势开始,第4方面军即与李玉堂、王敬久等部“密切协同,全军一齐猛烈进攻,如敌动摇,应不分昼夜,与敌保持接触。并应以钻隙、迂回、超越、追击诸法,分别截断包围退却之敌而歼灭之”^②。

日军的处境极为艰难,特别是中路主力第116师团因关根、重广两支队的分别被阻而呈孤军深入之势。中方火力的凶猛和包围态势的完成,使日军不得不调整其进攻芷江的战略。4月底,派遣军总部得知了中方在芷江等地的兵力集结状况后,已认识到第20军的进攻不可能到达芷江,第1线兵团既在雪峰山区被分割围困,又无可及时运用的预备兵力,后果将极为严重。5月3日,坂西一良因“敌军集中主力对芷江方面作战,大大出乎意料”,建议“目前最好增加二三个师团予敌以彻底打击”,但被上级否定。派遣军作战主任参谋认为:“若采用第20军的意见,从敌战力衡量,至少需7个师团……。但如此将迫使派遣军进行难以预料的决战,并将给对美战备及大本营作战指导带来莫大障碍,现在不宜采用第20军的意见,而应中止芷江作战”。^③日第20师团被迫于4日下令

①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7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582页。

前方部队成“整理态势”。9日,日第6方面军正式下令第20军“中止芷江作战及时返回原态势”。这时,中方以优势兵力已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日军的撤退就变成了伤亡惨重的溃逃。

在江口方面,中方之暂6师,第51、57师三面反攻日军,“189团二营少校营长夏字实,身先士卒,猛攻敌山,再四突击,冲至山岭,毙敌133团(联队)中队长翼山戮以次官兵二百五十余人,敌阵动摇”。武阳方面,第58师猛攻龙头等5个高地,“我克其三,毙伤敌三百余,我伤亡一七三团第三营营长包纯龙一员,另官兵百廿余名”^①。在被分割隔离的日军各部中,第109联队被第100军的第51师、第63师、第19师等3个师紧密包围,该部屡次突围无效,“已断粮三日,并缺乏弹药”。14日,该联队拼死突击,由望乡山方向进入雪峰山东麓的一条狭窄的山谷——马胫骨内。中方仍以3个师的兵力自四周制高点以迫击炮和机关炮集中射击,美军飞机则投下了凝固汽油弹,该部几尽全军覆灭。第116师团的另两个联队也被包围,经殊死突击后才于15日冲破了山门的窄路口。次日,退路又被暂编第6师截住,第116师团只得将师团直属队编组成1个司令部大队,激战一天后,大队的各中队仅剩下突击兵20余名。20日前后,敌联队长以下官兵伤亡极惨,中方之“121师毙敌大尉高勇、少尉灰井义渥以下官兵七百余名……”^②。一直到和尚桥一带,第116师团的溃兵才得以喘息。重广支队自8日开始从洋溪附近回撤,直到15日才大致脱出包围圈。这一天,中方之第15、77两师对洋溪南侧猛攻。关根支队自5日起便溃不成军,

①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何应钦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5月1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第 115 大队全军覆灭,第 217 联队主力也迭遭围攻,支队在撤退中的伤亡近 2 000 人之多,至 19 日才于桃花圩南面渡过资水。

第 116 师团被重兵围困时,日军第 47 师团主力和第 34 师团都奉命开来增援,以掩护其突围,但当两支部队抵达战场时,双方的交战已近尾声。6 月初,日军悉数撤退,湘西方面又恢复到了战前的态势。是役持续两月之久,日军迭遭重创,伤亡达 29 940 人(日方自己承认的伤亡数字为 26 516 人),中方伤亡亦惨重,仅第 4 方面军的统计就达 11 223 人之多。^①

湘西会战(或“湘西战役”,亦称“芷江战役”,同时又因主战场在雪峰山地区,也称为“雪峰山战役”)中,日军前后投入的兵力约为 9 万人。中国方面直接参战的人数达 6 个军 11 师,近 20 万人。这是中国军队装备美械之后第一次同日军的正面大交锋。日军兵员既少,火力上亦明显处于劣势。第 20 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仅根据豫湘桂作战时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的印象就轻率攻击,不待第 47、34 两师团主力到达战场,仅以第 116 师团和不足两个旅团的支队在近 300 华里的广阔正面发动进攻,又全然不计雪峰山区的险峻地形和后勤保障,导致了最终的惨败。中国方面不仅在地面上占尽了人力、火力和地利的优势,而且又得到了中美空军的火力支援。50 多天里,中美空军飞机平均每天出动 60 架次,非但日军飞机不敢出动,炮兵亦力图避免阵地被炸。但中国方面在如此有利的情况下最终却未能全歼来犯日军,这主要是来自政治上影响的结果。5 月份,欧洲的德国已告投降,太平洋上的美军则登上了冲绳岛,日军的失败已在眼前。而日本一旦投降,国共间的矛盾就显得突出。清一色美械装备的新 6 军最终没投入战场。一方面是

①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附件,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因为最高当局没能及时洞察日军的退缩战略,另一方面则明显可看出蒋介石是另有考虑的。导致日军突出包围圈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日军拼死突围的结果,而是战场上最高指挥官何应钦本人的急功好胜。雪峰山区的包围圈甫已形成,何就认为胜利唾手可得,发出了告捷的电报。结果前方炮火方浓,陪都重庆就已到处响起了祝捷的震天锣鼓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早已确定。5月28日起,蒋介石“电催何回重庆,亲自向大会报告湘西大捷经过”。战斗仍在继续,大捷自然无从谈起,于是便在“军事要配合政治”的借口下将洞口公路方面的口子放开,以利日军的出逃,尽快结束战争。^① 政治因素之外,美械装备也并不能使国民党军队脱胎换骨。第18军在战后的总结中,一口气道出了军中的10多种弊端,“士兵易犯军纪,影响战力”,“我每克一地,部队即行紊乱,脱离掌握;敌多趁此反扑之例甚多”,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小部队多不能独立作战。守一据点,稍受猛击,若无官长亲任指挥,即形动摇”。^②

湘西会战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日军发动的最后一次会战。是役惨败后,日军在华战略便改为全面的收缩防守。中国军队虽未全歼入侵之敌,但仍有重要意义。有了自信心的中国军队以此为契机而转入大规模的反攻。4月27日,第2方面军张发奎部展开攻势,1个月后收复南宁。第3方面军汤恩伯部自桂西反攻,5月19日夺回河池,6月14日克复宜山。29日,又协同第2方面军

① 参见邱维达《我对湘西“雪峰山会战”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第95~96页。

② 《陆军第18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进入柳州。7月28日,重镇桂林亦告收复。日军的士气已是完全丧失了。

第五节 反攻缅北滇西作战

一、反攻计划的形成和战前准备

1942年4月中旬,缅甸战局急转直下。史迪威(J. W. Stilwell)预料缅甸被日军攻占在即,遂于16日派格鲁伯准将赴重庆见蒋介石,面呈“以收复缅甸为目标的作战计划”。他建议在印度组建中国的两个野战军,各辖3个师,另建3个炮兵团和战车、工兵、通信兵、空降兵等部队,用4至6个月完成部队训练。作战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收复缅甸,从印度发起主攻,从中国滇西发动助攻;第二阶段将日军逐出泰国和越南。史迪威同时将此计划电告美国政府,得到了积极反应。4月29日,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收复缅甸作战计划。可是,英国态度消极,它不希望过多的外国军队涌进印度和缅甸,只希望中美军队在别处打败日本,以从日本手中轻而易举地收复缅甸。因此,用种种借口拒绝中国军队入驻印度受训,对收复缅甸更是多方推托。嗣经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由美英参谋首长组成,设于华盛顿,是同盟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美方代表的交涉和力促,英方才同意将位于加尔各答西北200英里处的原意大利俘虏营——兰姆伽(Ramgarh)军营划归中国军队使用。6月28日,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及新编第38师入营;8月中旬,新编第22师入营。从9月起,中国每天向印度空运官兵400至500人。

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撤销“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

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指挥部”，任命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驻印军的武器装备由美军提供，给养、服装、医药则由英军代办，统经美军供应处向中国驻印军供给，实行补给和供应到人的追送补给体制。中国驻印军采用美军装备和新的训练方法，火力配备、通讯能力、机械性能大为增强，官兵素质、战斗技能明显提高。

1943年初，德军在非洲大败，盟军在突尼斯登陆在即，攻略西西里势在必行；苏联在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反攻德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战胜德、意法西斯已大势所趋。美英双方遂将东亚对日作战列入重要议程，而反攻缅甸成为对日作战的主题之一。于是，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达成代号为“安纳吉姆”的收复缅甸作战计划的决定。2月9日，宋子文、何应钦、安诺德、史迪威、朔莫维尔、魏菲尔、迪尔等集会于加尔各答，商讨实施“安纳吉姆”计划之步骤：（1）驻印军经胡康河谷（Hukaumy - Valley）夺取孟拱（Mogaung）、密支那（MyatKyina）、八莫（Bhamo）；（2）滇西11个师渡怒江，分取龙陵、腾冲后攻夺腊戍八莫、密支那，与驻印英军会师；（3）英军3师攻缅北，主力攻若开（AraKn），并在仰光登陆，然后会师曼德勒；（4）公路油管随驻印军向前修筑；（5）组建中英联合突击兵团，用于缅北敌后作战，由英军3个旅、华军6个旅组成。该计划期望于1944年1月攻克仰光。嗣因英军第15军在若开遭到惨败，延宕了该计划的实施。

为落实“安纳吉姆”计划，1943年4月，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在云南楚雄成立。陈诚任司令长官，是年冬，由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萧毅肃任参谋长。远征军下辖宋希濂第11集团军和霍揆彰第20集团军。其中第11集团军辖第2、第6、第71军等部队；第20集团军辖第8、第53、54军等部队，国民政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府军事委员会驻滇训练团也于4月1日开学,教官及训练实施由美军担任,美军为此设立了昆明训练中心。学员来自中国远征军第1、第5、第9各集团军及昆明行营直属部队。训练方式与内容概和兰姆伽训练中心相同。另设将校班对赴印受训的将校及军官进行赴印前的准备教育,介绍印度、缅甸和英美军概况及外交礼节。^① 远征军和第5集团军于1943年10月开始接受美械装备,由于空运量有限,其装备比驻印军稍差。“中国军队经过再训练与优良装备,其实力日趋提高”。^② 为夺取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加强实施反攻缅北滇西计划,1943年8月美英首脑在魁北克举行会议,再次把计划列入议程进行商议。美国强调必须按“安纳吉姆”计划实施。英国为把反攻缅甸的义务推给中国,仍反对“南北水陆夹击”的两栖作战计划。经反复磋商决定,反攻日期定为1944年2月,以夺取密支那、阿恰布(Akyab)和兰里岛为目标。至于英军在南缅的“两栖行动”须观缅北的战事进展及准备程度而定。成立东南亚盟军统帅部指挥之。由蒙巴顿(Mountbatten)和史迪威任正副统帅。10月2日,蒙巴顿、朔莫维尔经印度飞至重庆,向蒋介石面呈丘吉尔致蒋介石密函及魁北克会议决议案。19日,蒋介石、何应钦、蒙巴顿、史迪威、朔莫维尔等人在蒋介石设在重庆黄山的官邸开会,议定:1944年1月15日开始进攻;作战部队进攻路线按“安纳吉姆”计划所定;中印空运量维持每月1万吨;南缅作战及水陆夹击正在准备。在此会议上,对收复缅北作战,

① 参见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远征印缅抗战》第107~11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缅甸作战》上册,第16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中、美、英 3 国均态度积极。但是,英国对实施南緬水陆夹攻,仍游移不定。不久,在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美国为使英国全力投入欧洲作战,屈从英国要求,免去了英国在南緬实施水陆夹击的任务,这样,反攻侵緬日军的任务,已基本都落在中国军队肩上。^①至此,反攻緬甸滇北计划,历时年余的周折,几经变更,终于形成。

二、驻印军反攻緬北第一期作战

按照“安纳吉姆”计划,中国驻印军反攻緬北的攻击路线是经胡康河谷夺取孟拱、密支那、八莫。胡康河谷位于緬北新平洋、孟关间,南北长 200 公里,东西宽 20 至 70 公里,标高 7 000 英尺以上,此地山高林密,河流纵横,雨季泛滥成灾。又是虎烈拉与恶性疟疾的巢窟,因此有“死亡溪谷”之称。

日军占守胡康河谷地区的是第 15 军 18 师团,师团长是田中信一中将。其任务是,“保卫緬北,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要特别确保密支那、甘马固一带要地”。^②

为了运输反攻緬北军队及战备物资,1942 年 12 月,美军第 45 工程团、第 83 航空营先后到达雷多,并于 1943 年春,会同中国两个工兵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修筑由雷多至野人山区的中印公路。至 9 月上旬,中印公路修到南阳河附近。此时,中国驻印军新编第 38 师,第 22 师,已开至列多附近。10 月 24 日新编第 38 师 112 团奉命分为 3 个纵队,从卡拉卡(Hkalake)、唐家卡(Tongaga)一带,向緬北的新平澳门、于邦(Yubang)等地反攻,预期占领大洛(Toro)至大奈河(Tanaihka)与大龙河(Tarung)交会点、下老

① 《远征印緬抗战》第 114~115 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緬甸作战》下册,第 10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家之线,以掩护新平洋前进飞机场和中印公路的构筑,及盟军后续兵团进出野人山。

第38师112团第3营为右纵队,由卡拉卡出发,向大洛区攻击。11月1日,该营经一昼夜猛攻,攻占日军拉家苏阵地,“尔后即确保该地,并不时分别派少数部队四出向大洛之敌进行搜索袭击,而牵制该敌使其无暇与猛缓(Maingkwan)平原方面防守之敌相呼应。自此以后,该营即始终与敌保持接触”。^①

第38师112团团部及第1营为中央纵队,从唐家卡(Tangapca)进发以唐卡沙坎、清罗洲坎直趋南下,10月29日攻克新平洋,30日攻克临干,继而南下向于邦之敌攻击。

第38师112团第2营为左纵队,从唐家卡出发,经海条由北向南,主力对下老家、宁边之敌同时发起攻击,使敌各据点守军无法相救援。10月31日,第2营主力开始攻击下老家阵地,苦战一旬,至11月11日下午,将其攻占。其一连于10月31日下午亦接近于邦,与敌接触。为迅速击溃大龙河右岸之敌,第1营除留一连固守康道及宁干,一连攻击宁边之敌,其余皆会攻阵地于邦。

11月4日以后,日军第18师团先后将其第55、第56两步兵联队从滇西方面抽出,星夜乘汽车赶赴大龙河增援。山炮兵第18联队及挺进重炮兵独立第21大队来胡康区,其师团司令部由密支那推进来乔家、太柏象间,指挥增援部队向1营反扑,并包围了第1营。敌先后对该营进行10余次步炮联合反攻,均被击退。第1营被围后,饮水断绝,官兵即砍野芭蕉、毛竹、藤葛取水度日,虽处境艰危,然官兵泰然自若,勇敢沉着,时予来犯之敌以重创。

从12月14日起,新编第38师第113、第114团陆续赶赴前线

① 《中国驻印军第1军新38师司令部虎关(即胡康)区作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增援,24日晨,向于邦敌阵地发起攻击,经一周冲杀,卒于12月29日晨,终于攻占于邦。是役毙敌管尾队长以下军官11员,士兵173名。于邦大捷使敌酋甚为惊愕。至此大龙河右岸地区全被新编38师占领。^①

1944年1月初,中国驻印军新编第38师已全部抵达大龙河两岸,新编第22师1团也到达新平洋地区,从列多修筑的中印公路也通车至新平洋。此时,驻印军命新编第38师为左翼,进攻大白家(Tapai qa);新编第22师1团为右翼进攻大洛(Toro)。中国军队沿大奈河南岸利用森林掩蔽,开路前进,出敌不意,迂回到百贼河敌后,将敌包围,经激战,于1月25日全歼敌冈田大队700余人,大队长冈田中佐跳河自杀,敌遗尸670具,被俘20余人。中国军队旋即占领大洛。新编第38师也于2月1日占领大白家,在此前后还占领了丹般卡(Tumbong HKa)、拉安家等地。至此,大龙河及大奈河沿岸的敌军已被完全肃清。中国驻印军又兵锋直指孟关(Mainkwan)。

孟关是缅北军事重镇,地处胡康河谷要冲。日军第18师团集结了7个步兵营,2个山炮营,1个重炮营,1个战防炮营于孟关地区,并在孟关及其外围据点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企图据险固守,作持久抵抗,阻滞驻印军的进攻。

2月28日,中国驻印军以新编第38师为左路纵队,新编第22师为右路纵队,向缅北门户孟关攻击前进。新编第22师主力直趋孟关,新编第38师主力则在敌后翼作大规模迂回。此时美军第5307支队也在新编第38师掩护下,避实就虚,从敌人空隙中绕道前进逐步向瓦鲁班(Walowbun)方向渗透,形成了对孟关的三面合

^① 《中国驻印军新38师司令部胡关(即胡康)区作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围。新编第 22 师随即向孟关之敌发起猛攻,经旬日激战,3 月 5 日占领孟关,毙敌共 1 400 人,残敌向瓦鲁班溃逃。

中国驻印军随即兵分两路,追歼逃敌。一路穿密林绕到瓦鲁班以南的秦诺(Chanmoi),于 3 月 7 日占领该地,切断了敌后方交通;一路自东南围攻瓦鲁班。此时,美军第 5307 支队在迂回进攻瓦鲁班途中,遭到敌两个中队的袭击,抛盔卸甲,状极狼狈,叫苦求援。新编第 38 师师长孙立人即派该师第 113 团经两昼夜急行军,于 3 月 6 日占领拉于卡(瓦鲁班东北两公里),击退压迫美军的敌人,美军得以解围后撤。3 月 8 日,新编第 22 师特遣支队从瓦鲁班西北冲进敌第 18 师团司令部。师团长田中信一仓惶逃命,其关防座车及师团作战课长,皆被虏获,致死伤枕藉。3 月 9 日,新编第 38 师 113 团攻占瓦鲁班。15 日,新编第 22 师一举攻占沙坝(Ting Kaw Sakan)。至此,胡康河谷日军被中国驻印军全部肃清,日军残部退守坚布山隘口。

坚布山隘位于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中间,是两河谷的分水岭,北起高沙坝南至沙杜渣(Shaduzend),全长 50 余里,只有一条狭窄的隘路从深谷中穿过,深谷两旁全是崇山峻岭,高树密林,均有日军据守,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新编第 38 师 113 团沿隘路从东开路前进,经旬日艰苦跋涉,于 3 月 28 日攻占了隘路南端沙杜渣以南的拉班,旋折回向北进攻沙杜渣。此时,新编第 22 师运用小部队钻隙战术。已夺取山隘中的高鲁阳,南下夹击,于 29 日攻占沙杜渣。^①突破了日军固守的坚布山天险,把战线推进至孟拱河谷。

孟拱河谷是沿孟拱河两岸谷地的总称,南北长约 110 公里,东西宽度约 10 公里,河谷两边俱是悬崖峭壁,夏秋两季山洪暴发,平

^① 《远征印缅作战》,第 126~127 页。

地尽为泽国,易守难攻。此时,守卫孟拱的敌第 18 师团,历经中国驻印军多次沉重打击,兵员奇缺,旋得第 2、第 53、第 56 师团各一部两千多兵员的补充,另有炮兵一团、坦克一营来援,实力大为增强。敌师团长以所部万余人沿河谷作梯次配置,逐次抵抗,以待雨季来临。中国驻印军决计在雨季来临之前迅速歼灭当面之敌。

中国驻印军新编第 22、第 38 师,从 4 月初进军,经 15 天激战,占领瓦康迄丁克林之线。此后新编第 22 师与敌相持于莫开塘北方。5 月 3 日,美军 36 架飞机配合作战,新编第 22 师由战车掩护向敌包围攻击,4 日,攻占莫开塘,与此同时,新编第 38 师以迂回渗透战术占领东瓦拉、拉吉等地,又绕道奇袭芒平(ManPin)。

敌军分别退至马拉高以北和瓦拉及西瓦拉等地据点。新编第 22 师于 5 月 5 日至 30 日,与敌激战 26 天,才进至马拉高(Malabawang)地区,新编第 38 师围攻瓦兰半月并将其占领。6 月 4 日至 9 日,新编第 22 师歼守敌第 18 师团大部主力,前锋逼进卡盟。新编第 38 师偷渡孟拱河后,于 5 月 21 日奇袭色当(Seton)地区敌军,歼敌数百,6 月初,新编第 22、第 38 师的两翼协同猛攻卡盟,6 月 16 日攻占该地,此役敌遗尸 1 600 余具,死伤约 5 000 左右,俘敌大尉以下官兵 89 名,各种火炮 30 门,步枪数百支,汽车 200 余辆。^①

中国驻印军攻占卡盟后,新编第 38 师 114 团即以破竹之势,进占巴杜、亚马楼,瞰制孟拱。时在孟拱城东南 2 英里处作战的英军第 3 师 77 旅(前在孟拱、卡萨铁路之间降落的伞兵部队),受敌攻击,伤亡重大,士气沮丧,形势异常危险。新编 38 师乃速令 114 团星夜向孟拱东北地区秘密开路,强渡南高江,支援英军并攻击孟

^① 参见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远征印缅抗战》第 78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拱。该团乘夜色冒雨挺进,于6月18日晨冒万险强渡水涨流急、浪势汹涌的南高江后,即以一部援救英军。主力于20日晨向建支、渴包、来生、来鲁等孟拱外围敌据点攻击。经两昼夜激战,该团攻占了以上诸据点,切断了孟拱之敌的交通线。城中之敌已成了瓮中之鳖。

6月23日,驻印军一营进攻孟拱城,敌凭强厚障碍物,拼死抵抗,该营官兵奋勇冲杀,经两日激烈巷战,于6月25日将缅北重镇孟拱全部攻占。^①残敌向密支那(MyitRyina)溃退。

密支那和中国滇西重镇腾冲只有一山之隔。它是缅北行政中心,缅北铁路终点,沿此铁道线,可直达孟拱、曼德勒、仰光等要地。公路四通八达,北通孙布拉板(Sum - praBom)。南通八莫至腊戍,接滇缅公路而入中国云南,西至孟拱经卡盟可达胡康谷地,而与中印公路衔接。是水、陆、空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日攻克该城,可以加快打通中印路的进程,大大改善中印空运航空线和空运能力,恢复国际交通线,使外援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国内。

1944年4月下旬,当中国驻印军与敌人仍相持孟拱河之时,即另出奇兵,以新编30师88团、第50师150团及重迫击炮一连,协同美军步兵两营,孤军挺进,袭击密支那。经努力进军,于5月15日迫近该城西2里处飞机场。而敌仍未发现,毫无戒备,遂一举攻占该机场,掩护空运部队着陆。尔后,新编30师第89团,第14师第42团及新编第22师山炮兵一部,相继在美方战斗机掩护下,乘坐运输机及滑翔机降落密支那。孙布拉板英军一部,也南下密支那协同作战。5月11日开始攻城。攻城任务除少数美军参加外,全为中国驻印军担任。

^① 参见“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司令部孟拱区作战经过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月11日,第50师一营由森林带攻入市街南端,第14师一部亦相机进入村落地带作战。各部队均以坑道攻击方式,每日前进一二百码不等,至27日,第5师部队已进占街市第4条马路。30日,占领第7条马路,新编30师则占领新街市一部。8月1日,各部仍继续攻击前进,第50师占第9条马路。是晚,第50师师长潘裕昆因敌凭强固工事顽抗,长此攻坚,收效甚少,牺牲甚大,乃决定组织敢死队。8月2日,第50师敢死队百人携带轻便武器及通讯器材,当晚分组潜入敌后方,将敌通讯设施完全切断,继即猛烈攻击敌指挥所。至8月3日上午,第50师一敢死队已将街市全部占领,敌除少数渡江,余均被歼。新编30师于8月30晨奋勇攻击,至午后3时,也将敌人欲作最后死守据点之营房全部占领。^①残余日军乘竹筏沿伊洛瓦底江向八莫撤退。据日方统计,是役日方被俘187名;^②战死790人,伤1180人,生还800人,中美军队伤亡(包括病员)6551名,其中阵亡1244名。^③

中国驻印军收复胡康河谷孟拱河谷和密支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即伴随战线压向南方,飞往中国驼峰空运的运输机得以避开险恶性的高山地带,而选择比较靠南的宽阔、低平安全的航线;此外利用密支那机场更便于运输机的整备,这就使驼峰空运量骤增,由1944年5月的13686吨急速上升到6月的18235吨,7月

① 参见中国驻印军新1军司令部《胡(虎)康及缅北地区战况概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室著:《缅甸作战》(下册),第74~7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 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室著:《缅甸作战》(下册),第74~75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的 25 454 吨。^① 比增大空运量更大的成果是,由于中国驻印军控制了胡康、孟拱、密支那地区,使由加尔各答经雷多、胡康、孟拱、密支那通向中国的中印公路和随路铺设的 4 英寸输油管道得以迅速延伸,输油管于 1944 年 9 月 29 日铺到密支那,使中国急需的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输运到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的经济实力。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反攻缅北作战告一段落。第一期任务已经完成。中国驻印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遂转入第二阶段的作战。

三、驻印军反攻缅北第二期作战

中国驻印军攻克密支那后,遂利用雨季整训补充。此时,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被召回国,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华美军司令索尔登(Soldern)继任驻印军总指挥、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郑洞国接任罗卓英任驻印军副总指挥。中国驻印军所属部队也奉命编为新编第 1、第 6 军两军。孙立人任新编第 1 军军长,辖新编第 30、第 38 两师,廖耀湘任新编第 6 军军长,辖第 14、第 50、新编第 22 师 3 个师。

1944 年 10 月 15 日,中国驻印军开始进行反攻缅北的第二期作战,向八莫、南坎(Namagun)等地发起进攻。新编第 1 军为左纵队,沿密支那、八莫路南下;新编第 6 军为右纵队,经和平向瑞姑前进。

新编第 1 军 38 师击破沿途所遇之敌,于 10 月 29 日黄昏一举攻占庙堤(Myothit)。11 月 3 日,攻占柏坑(pnAramn)北至太平江上游之线,直趋八莫东侧翼。然后,又激战十余天,攻下莫马克、曼西等八莫外围据点,将八莫层层包围。

① 参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室著:《缅甸作战》(下册),第 74~75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此时,日军据守城垣,困兽犹斗,新编第38师集中各种大小口径火炮猛击。逐码前进,寸土必争,渐次缩小包围圈。敌死力顽抗,屡次施行逆袭并集中所有各种火炮及战车疯狂反扑,白刃冲杀,战斗极为惨烈,敌我相持、激战至12月14日,我军将敌城北据点最坚固之监狱,宪兵营房及老炮台等据点完全攻占。同时乘胜沿江岸马路果敢锥形突进,攻入敌腹部阵地,直刺其心脏,敌守城司令官原好三大佐当场被击毙,整个防御机构被摧,军心动摇。^①新编第38师主力又乘黑夜向腹部残留据点进攻,激战竟夜,终将敌腹阵地攻占。余敌被迫整夜沿城西沙滩向南溃冲,城南攻击部队,集中各种步兵火器及手榴弹向溃敌猛烈射杀,敌除有六七十名乘黑泅水逃窜外,余均被歼,江岸沙滩布满敌尸。敌在城区的伤病官兵集中,以手榴弹炸死,凄惨满目。12月15日12时,新编第38师胜利攻克八莫城。

新编38师猛烈围攻八莫城之际,为争取战略主动,新1军第30师主力绕道南下对南坎(Namakan)发动了攻击。南坎与中国国界仅一水(瑞丽河)之隔,位于瑞丽河南岸,它是敌人阻止中国驻印军与从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会师,迟滞中印公路开通的最后一个坚强据点,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12月6日,新编第30师先头部队分抵八南(八莫—南坎)公路39里牌附近南北之线,在康曼(Hkangma)、南于(Namyu)、拜家塘(Bumghtawng)等地对敌南坎外围阵地攻击。时值敌第55联队长山崎大佐率兵增援八莫被围日军,窜入之敌均被新编第30师悉数围歼。与此同时,新编30师一部向左侧迂回包抄。12月17日,迂回攻击部队消灭当面之敌后,将马支敌阵地完全攻占,切断

^① 驻印军新1军司令部:《缅北第二期作战概述》,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了敌公路主要联络线。18日、19日,又先后攻占卡的克(Kaihtik)、卡龙(Hkalum)两处敌坚固阵地。20日与下面攻击部队会合,将敌两联队完全击溃。21日、22日,又攻占渣邦(zaubung)等村落3处,将八莫至南坎高阳山地区及南坎西北外围山地之锁钥完全攻占。^①25日,中国军队各路向敌发动攻势,激战至27日,将八南公路52里处以西及潘林(pAngling)以北之敌全部肃清,并一举攻占劳文(Loiwing)及其西北飞机场,原中央飞机制造厂、医院等坚强据点。

1945年1月5日,驻印军在山炮兵支援下,全线向敌人总攻,激战至1月9日,将瑞丽河以西、八南公路以北地区及公路南侧曼孔(Mankang)及拉生(La,psing)诸据点攻占。为尽快攻下南坎,新编30师主力乃沿古当山脉向南坎以南秘密迂回,1月14日,进抵南坎南侧有利地带,乘敌尚未察觉之际,即星夜钻隙突进,1月15日上午11时将南坎袭占,^②毙日军1700余人,缴获步枪500支,占领仓库十余座。

在左纵队新编第1军接连攻占八莫、南坎的同时,右纵队新编第6军的进攻也是势如破竹,连战皆捷。新编第6军第22师,于1944年10月9日从和平出发沿甘高山脉西麓南下,11月1日进抵伊洛瓦底江畔,先后攻占皎基、摩首。5日,从丁八佛因渡江,击溃敌第2师团、伪缅甸军各1团。7日,攻占瑞姑。12日攻占曼大。14日克西口,并将防务交第50师接替后,以一部置于曼大、西口,主力继续南下,在西于及其以南地区击溃守敌第18团第56联队

① 参见《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4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参见《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5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于21日攻占同古。28日,第22师受命附第50师第148团,进出贵街向和西敌后迂回,切断腊戍畹町公路,阻击南坎及滇西敌军退却并阻击腊戍方面敌军赴援。29日,第22师先头部队偷渡瑞丽河,先后攻克拉西、芒卡各要点。该师正以主力渡江东进,忽奉命集结,旋和第14师于12月间紧急从缅甸空运回国。新编第6军留缅的第50师以第148团守备拉西、芒卡一带,主力于1945年元旦由同古南下。8日,与敌激战于万好,至14日将敌击溃,占领万好后,该师主力追敌南下,进攻南渡。^①

左纵队第1军攻克南坎后,中印公路日军据点仅剩芒友(Mongyu)一处。芒友居南坎—腊戍—畹町交通要冲,是中印公路的转口和滇缅公路的咽喉。

1945年1月16日,新编第1军第38师向芒友进击,25日,该师一部将扬班(Yawphan)、拉弄(Namlum)南北之线一带山地完全占领。该线尽为5000英尺以上的高山,这就造成居高临下控制芒友的有利态势。另以主力将苗西(Muse)攻占后,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攻芒友,经3日激战,至27日上午10时,将该据点完全攻占,与从滇西反攻的中国远征军第9师、第88师、第36师会师。^②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地完成了打通中印公路的任务。

日军失守芒友后,又沿滇缅公路的贵街(Kvtkal)、新维(Hseuwe)、腊戍(Lashio)构筑坚固工事,层层设防,节节抵抗。新维至曼牧(Manmau)隘路,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向南则有南育河横阻,新老腊戍与火车站三大据点互成犄角,而新维、腊戍居南而高,可以瞰制南育河两岸,易守难攻。

^① 《远征印缅抗战》,第134~135页。

^② 《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5年1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新编第1军30师神奇迅速,从南开河上游迂回偷渡,于1945年2月13日一举攻占贵街,残敌向南溃逃,该师乘胜追击。敌复在新维北10里处,居隘路险要,重兵扼守。第30师与敌展开剧烈战斗,血战4昼夜,击破顽敌,夺取了城北险隘山地。30师利用月夜,突入新维城区,经一昼夜激战,于2月20日晨7时将新维完全攻占,敌守军除少数零星向南渡河逃窜外,余大部被歼。敌自贵街、新维失守后,即积极布置腊戍近郊阵地,力图坚守。新编第1军另以其38师主力向腊戍进击,该师勇猛前进,将沿途顽抗之敌击溃。敌退据曼牧附近据险顽抗。

新编38师官兵奋战两日,终将敌阵地攻破。死守腊戍之敌,乃以猛烈炮火封锁南育河渡口河岸地区,阻止第38师迫近腊戍。第38师官兵于3月6日在公路东侧冒险强渡,继即向老腊戍进击,与敌展开惨烈的市区争夺战,于是日14时攻占老腊戍,并乘胜分兵向车站及新腊戍猛攻。7日晨,攻占飞机场、火车站及新腊戍市郊,13时30分,突破敌坚固据点工事冲入市区。敌仍疯狂逆袭,展开白刃巷战。新编第38师将士与敌彻夜肉搏格斗,将顽军悉数歼灭,于8日晨8时将腊戍完全占领。此次新维、腊戍二役,歼敌917名,夺获山炮7门、迫击炮12门、轻重机枪41挺、掷弹筒17个、步枪591支、战车6辆、卡车33辆、火车车厢48节、机车3辆、其它弹药、服装、文件、机器、仓库无计。新编第1军亦伤亡连长以下官兵411名。^①

新编第1军攻占腊戍后,继续南进。3月18日,占南泡(Nam-

^① 参见《孙立人致龙云代电》(1945年3月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pcwng),19日占那兰(Nalang)^①,23日,一举攻占通往曼德勒的要
点康沙(Konghsa)^②。24日8时30分在那派(Naphai)与新编第6
军50师49团会师。^③之后,新1军30师向东进击芒岩,27日占
领该地。^④第50师向西攻取乔梅(Kyoukme)。3月30日,英军第
36师由孟尤南下,和第50师在乔梅会师。至此,中国驻印军胜利
完成反攻缅北任务,不久,遂相继回国。

四、远征军策应驻印军反攻滇西作战

1942年夏秋,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在撤退途中,
日军跟踪追击,沿滇缅路占领了中国云南西部的腾冲、龙陵、松山、
平戛、芒市、遮放、畹町等地,并置第56师团全部,第2师团和第
33师团的各一部分兵把守,赶筑工事,储备粮弹,企图凭险据守,
阻止中国远征军反攻西进,以屏守缅北,形成了敌我在中国滇西地
区隔江对峙的局面。1944年,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为配合驻印
军反攻,肃清滇西之敌和早日贯通滇西公路与中印公路,1944年5
月,驻扎滇西整训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对怒江以西日军反攻。

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的作战部署(含战斗序列)是:以第20集
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为攻击兵团。第20集团军由第53军(辖第
16师、第130师)、第54军(辖第36师、第198师)、第8军(辖荣誉

① 见《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见《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3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见《孙立人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3月24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见《索尔登致徐永昌电》(1945年3月29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1师、第82师、第103师)和第6军的预备第2师组成,从栗柴坝、双缸桥间强渡怒江向高黎贡山及腾冲敌军攻击。以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为防守兵团,固守怒江东岸原阵地。第11集团军由第71军(下辖第87、第88师、新编第28师)、第2军(辖第9师、第76师、新编第33师)、第6军(辖39师、辎重团、通讯营、战车防御炮营,欠预备第21师)组成。以新编第39师、第76师、第88师各派一个加强团渡江攻击,以策应攻击兵团。所有担任攻击的部队,应于1944年5月10日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①

1944年5月11日,第11集团军第39师一个加强团在惠通桥上游抢渡怒江成功,12日攻占红木树,拉开了滇西远征军反攻的战幕。是日拂晓,中国远征军第一线兵团全部强渡成功。第53军还于14日攻占大塘子后,乘胜追击,越过了高黎贡山,进抵甸江、江苴街之线,断敌归路。

渡河各攻击部队奏效后,重庆军委会鉴于中国驻印军已开始攻击密支那,判断日军难于短期内调动大量部队增援滇西,遂命令远征军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驻印军会师缅北。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随即调整作战部署:以第20集团军附预备第2师为右集团军攻击腾冲;第11集团军(欠预备第2师)为左集团军,攻击龙陵、芒市,并限第11集团军各部队于5月底完成攻击准备。

右集团军为迅速攻占腾冲,经激战,于6月14日攻占腾冲北部咽喉——北斋公房。其后,一面扫荡固东以北至片马残敌,一面整顿态势,准备腾冲会战。在向腾冲进击途中,迭遇日军抵抗,均被节节击退,进而迫近腾冲北郊。

6月28日,第54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南北宝凤山。

① 参见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第6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第一章 豫湘桂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7月3日,第53军一举攻占飞凤山,第54军亦于同日攻占蜚凤山。至此,已打破腾冲外围屏障,三面迫近城郊,作攻城部署。此时,残敌一部仓惶南窜,敌主力编成一个混成联队,由第148联队队长藏重大佐指挥,死守来凤山及腾冲。腾冲为滇西最坚固的城池,并有来凤山屏障。日军在此构筑了坚固工事及堡垒群,准备了充分粮弹,奉命固守到10月底,以待援军到来。

7月26日,右集团军在空军掩护下,以优势兵力,猛攻来凤山4个堡垒群,血战竟日,攻占了来凤山。又于27日晨将城东、南两城门外繁华市区之敌肃清。残敌龟缩城内,四门紧闭,企图困斗。右集团军遂将腾冲城四面包围。因该城墙概为坚石砌成,高而且厚,又有大盈江及饮马水河环绕东、西、北三面,城墙上端堡垒环列,城之四角有坚固堡垒侧防。敌依坚固城垣作殊死顽抗,右集团军伤亡甚大,但仍不时以空军猛烈轰炸,陆续炸成缺口10余处,各部队利用轰炸成果,冒敌浓密火网,奋勇登城,对城上敌堡垒,以对壕作业,逐次攻击,至8月20日,始将东、南、西三面城墙上之敌大部肃清,于8月21日晨突入市区。市区内房屋连椽,坚实难破,且顽敌家家设防,街巷堡垒,星罗棋布,尺寸必争,处处激战,敌我肉搏,山川震眩,声折山河,势如雷电,尸填街巷,血满城沿,激战至9月14日,终将困守腾冲之敌全部歼灭。^①

在右集团军进击腾冲之际,左集团军至1944年5月22日渡过怒江,向攀枝花、毕寨渡、火石地、葛蒲厂及平戛各地区集结,以第71军为右翼攻龙陵,第2军为左翼攻芒市。

6月4日,第71军新编第28师占腊猛街。6月6日,克阴登山,敌退进松山既设坚固阵地,凭险据守。该师五攻未克,死伤过

^① 参见《第20集团军腾冲战役战斗经过》,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大。至7月1日,改由第8军再攻,该军以3个师轮番进攻,也未能奏效。从9月1日起,该军令第246团昼夜不停地用小部队在松山顶峰周围向敌阵地扰袭,掩护该军工兵营在松山顶峰向日军阵地垂直下约3米处,掘进两条地道,构成两个炸药室,装进1吨TNT黄色炸药。9月8日,军长何绍周下令起爆,轰隆一声炸响,松山整个山顶被炸翻,在山内工事困守的日军第113联队全军覆没。第113联队队长剖腹自杀。^①

与此同时,龙陵鏖战正酣。左集团军第71军主力于6月10日攻入龙陵市区。14日,日军从芒市增援反扑。16日,第71军被迫退居龙陵东北郊与敌对峙。8月14日,第71军在荣誉1师和新编第39师的增援下,对龙陵发起第2次围攻,激战至20日占领了龙陵外围据点。27日,日军再从芒市出兵增援,夺回大部被占据点。

9月上旬,中国第5军第200机械化师,从昆明赶赴滇西前线参战,迂回攻击敌龙陵、芒市间交通线。此时,第36师也从腾冲南下,与荣誉1师夹击敌人,敌被迫从原路退回芒市。10月29日,中国远征军向龙陵发起第3次攻击,激战5昼夜,于11月3日克复龙陵。

左集团军的左翼部队自8月上旬起围攻芒市,敌凭据坚固工事据守,攻击进展迟缓,至11月得第71军和第6军支援,于11月20日攻克芒市。^②

左集团军攻克龙陵、芒市后,以第53军、71军主力,第2军—

① 参见王景渊《血战松山》,《远征印缅抗战》,第39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参见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远征印缅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

部及第200师向遮放追击。12月1日克遮放。^①1945年1月2日克畹町。1月27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会师,洒满中国抗日将士鲜血的中印公路与滇缅公路至此贯通。中国远征军胜利完成了策应驻印军作战的任务,遂陆续回国。

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恶劣的地理气候条件下,进行反攻缅甸滇西作战,取得了巨大胜利。至会师芒友时,已毙敌48850人,俘敌647人,缴获步枪11644支,轻重机枪601挺,炮160门,战车12辆,飞机3架,汽车606辆,马1430匹,^②以及其它大量的军用物资。歼灭和消耗了日军的重要力量,配合了盟军反法西斯战场的作战。此外,中印公路的打通,使大批物资输入内地,支援了中国战场。

第六节 战云笼罩下的国统区

一、经济的发展与萧条

1944年9月,湘桂激战正酣,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率领他的战时生产顾问团来到重庆。该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援助中国的战时经济。抵渝之后,才发现中国的经济已是日呈衰落之势,各类工厂的开工能力只占20%至50%。^③其实,抗战后期国统区经济的衰落远不是仅仅表现为工厂开工数的不足,它体现在

① 《远征军反攻缅北战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何应钦著:《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第257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

③ 张宪文等编:《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561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各个方面。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国民政府自身在经济发展方面举措的失当,已将抗战军兴后一度出现的繁荣局面彻底葬送了。

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上海等沿海城市里的工厂大规模内迁,技术力量和资金亦同时流入了后方;战场上对军用物资和沦陷区人民涌入后方对日用品的需求猛增;在战争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洋货和沦陷区物资难以进入内地;风调雨顺的气候又使国统区内连续两年获得了农业的大丰收……这些因素都促使了大后方经济的一度繁荣。不仅新设了许多工矿企业,而且产品产量也迅速增加,轻重工业的同步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但是,国统区经济自 1942 年起却发生了逆转。这一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大后方与国外的陆上交通又被切断。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进口原料俱告短缺,有限的空运远不敷需,国人忧心忡忡。一些工业企业家认为生产无利可图,转而从事投机买卖或囤积。恰逢农村粮食欠收,这一年的粮价猛烈上涨。国民政府的关税既失,盐税、货物税和其他新开的税源又无法应付庞大的军政开支,便只有大量地增发纸币,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至此便告形成。在上述诸种原因之下,国统区的各项工业衰落非常明显,以经济部公布的设厂指数而言,1944 年较 1943 年的设厂指数减少约 32.56%,其中机器工业仅为 1942 年的四分之一。除因豫湘桂战役遭受损失的 1388 家工厂以外,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动力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 326 家(内省营 26 家,私营 300 家)。^① 举凡钢铁、机器、采矿、炼油、酒精、纺织、印刷、卷烟、造纸、制糖、丝绸等等行业、都呈严重的

^① 丁日初等:《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 年第 4 期。

下降趋势。^①

农村方面,国民政府自 1938 年起曾采取了诸多振兴乡村经济的措施,如农业金融机构的设立,生产技术的改良和荒地的开垦等,一度都促使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因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加之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之中。在狂涨的物价特别是粮价的吸引下,土地日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国的地主们素来就有投资于土地的传统,抗战军兴后又有大量的官僚、地主、富商、退伍军官等携资向内地逃来,于是便到处出现了抢购土地的现象。1940 年代初的统计表明:土地的集中程度随土质的肥沃而增大,四川全省 79.07% 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 8.6% 的地主手中;较为肥沃的川西南区,85% 以上的土地在占人口 7.2% 的地主手中;而最为肥沃的成都县,90% 以上的土地竟被占人口 1.1% 的地主占据了。^② 这种集中,自然就引起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地主、富农数量增多的同时,便是中农的没落和佃农、雇工队伍的扩大。一般情况下,地主们采用增加租额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抗战后期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便又要求农民重交押租,进而改交实物。农民陷入赤贫之中,生活水平较战前明显降低。据 1944 年 7 月的调查:在四川省璧山县附郭肆乡中,被调查的 261 家农户负债者即达 129 家,平均每户负债 9 353 元。^③

国统区经济的由盛转衰,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就总体来说,人为的因素是主要的。在战时的“非常时期”里,为了保证军粮的供应和工业生产的维持,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实行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举凡粮食、日用必需品、工业器材、外销物资、专卖

① 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第 486~490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②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 491 页。

③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 494 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物资等都在统制之内。作为特殊手段,这些措施为支撑长期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国民政府在制定管制政策和许多具体措施时,却过分注重了财政收入的增多,不惟消费者的利益无从顾及,即使为数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也不去考虑。比如矿产品的统制,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矿产成本日高,而资源委员会的收购价格却不见提高,甚至压低,这种反差造成了各矿场的亏损。1944年3月,云南个旧纯锡每吨的收购价格为11万元,生产成本则为50万元。同年,猪鬃的官价只相当于成本的38%左右,丝、茶、桐油的产出概莫能外,农民不愿生产。致使猪鬃减至年产20000余担,为编制前的四分之一,蚕丝产量减至年产2000余担,不及统制前的十分之一,桐油产量则降至零。^①至于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膨胀,也对民间工商业造成了伤筋动骨的损害。以“四行二局”的存款、外汇和黄金的储蓄而论,1940年只占全国总数的1%,至1944年升至32%。以资源委员会而论,其下属的96个生产单位中自办的仅有21个,28个来自对地方和私营厂矿的吞并,17个自其他机关接办,30个与地方或其他官僚资本合办。^②到1944年,它在钢铁、动力设备、电器制品、有色金属、石油及石油制品等部门的年产量均超过全国产量的50%,在电力、焦煤、造纸等部门也取得了支配地位。^③农业方面,国家官僚资本除对经济作物和粮食统制外,于农村金融方面也确立了垄断地位。战前,乡间农民借款的对象绝大多数来自典当、钱庄、地主和高利贷者。抗战军兴后情况大变。国家金融机构对农村的放款从1938年占农民

①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1页。

②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591页。

③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465页。

第一章 豫湘桂正面战场继续作战

借款来源的 27% 至 1943 年就增加到 59%。^① 这种农贷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多少缓解了乡村金融枯竭的状况,但因豪强地主对基层合作社等机构的把持,将这些低息贷款用作投机之用或转手放高利贷给农民,一般百姓得益甚少,甚至反多了一层负担。

国统区经济状况的恶化,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农民生活苦不堪言,薪金收入者处境更惨。如以 1937 年的实际收入指数为 100,则 8 年抗战中国统区各类人的实际收入指数变化如下:^②

年份	农民	政府官员(重庆)	教授(成都)	士兵(成都)
1938	87	77	95	95
1939	85	49	64	64
1940	96	21	25	29
1941	115	16	15	22
1942	106	11	12	10
1943	100	10	12	6
1944	81		11	
1945	87		12	

年份	劳工	产业工人(重庆)	产业劳工(四川 8 县)
1938	143	124	116
1939	181	95	126
1940	147	76	66
1941	91	78	82
1942	83	75	78
1943	74	69	60
1944	65(4 月)	41(4 月)	89
1945			

① 参见《中华民国经济史》第 469 页。

② 《毁灭的种子》第 46 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但是,金融资本家、达官显贵、军政官员、奸商等社会生活中的极少数人,却利用投机买卖、低息贷款、囤积居奇及套购官价的外汇、黄金等手段发了横财。他们的活动,是国统区政治腐败的主因之一。

二、国民党腐败的加剧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8年抗战中危险最大、忧患最深的一年莫过于1944年。“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中国处境的艰危,不但是抗战八年中未有,亦是国民革命五十年以来未曾遭遇的险境”。^①在日军凶猛的攻势面前,国民政府的孱弱,军队的腐败,与民众关系的极度恶化等悉数暴露无遗——抗战后期的国民政府已是病人膏肓。

表面上看,通过总裁制和国防最高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国民政府组织法的修改等措施,蒋介石确立了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威,但实际上,由于统治基础的极度缺乏,派系纠纷的困扰等因素,蒋介石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行使其权威。1944年10月12日,华南方面激战正酣,蒋介石在陪都重庆却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党外的环境如此险恶,党内的情形如此泄沓,我们要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况下,雪耻图强,恢复本党过去的地位,使社会民众对于本党仍旧像同盟会时代一样的尊敬仰慕,对我们党员表示诚意的欢迎,自动的接受我们领导,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无论用什么办法,无论叫什么人来领导,都不能发生起死回生的效果了……。”^②而且,蒋介石无法了解现代多元政治的模式,其经历中也无分权政治组织系

① (台)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2册,第2157页。

② 《蒋总统集》第2册,第1494页。

统的思想准备。面对全面抗战以来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民主力量的蓬勃兴起,蒋采取的却是一味的排斥和打击态度。一次次反共事件,当然使中共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同时也使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这样,一方面是高度集权的并无效果,另一方面又大大加剧了诸种社会力量与自己的疏离程度,便使国民政府失去了凝聚民众的力量。

应该说,为了“抗战建国”,国民政府于战时在政治方面作了多种努力。在基层,为解决统治基础薄弱的问题,于1939年起推行“新县制”;在中央,为了消弥派系纷争的危害,同时为了同中共争夺青年,又建立起了三青团组织;至于行政机构的改革、“三联制”的实行等更是最直接的措施,但所有这些都没有收到蒋介石所预想的效果,特别是三青团的设立,非但没能达目的,反而又多出了党团矛盾。^① 派系政治的动作与国家的发展目标南辕北辙,任何现代化计划都将无法真正地实行。在豫湘桂战役不断失利的刺激下,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越发尖锐了起来,甚至出现了以“南方军人”为核心的反蒋活动。战时的国民政府从来没有牢固地掌握过对国家领土、人民及资源的控制。1944年,他们能够支配调拨的生产产品只占全国总量的3%。^② 即便是在这个政府能够控制的四川等地方,其触角也无法延伸到乡村基层中去——那里是地主豪绅们的天下。他们仅仅在剥削农民和镇压农民反抗这一点上才谈得到同政府合作,而政府建设和改造乡村的计划却因常常触动其既得利益而招致抵御和反抗。虽然,痛斥地主豪绅的言辞在官方文牍和蒋介石的讲演中绝不罕见,但百姓们遭受几重压迫的痛苦并不因此减轻。田赋、摊派、苛捐杂税及战乱和天灾的共同影

① 参见《毁灭的种子》第3章。

② 参见《毁灭的种子》第1章。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响,将农民推到死亡线上。河南省于1943年刚刚经历了一场死亡数百万人的饥荒,1944年便又面临了战火的洗劫,汤恩伯所部军纪极度败坏,成为河南百姓们苦难的渊藪之一,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豫西的民众会以武力袭击国民党的残兵了。同样是在日军的“一号作战”中,湖北的百姓们又因粮税和劳役迭次造反。^①

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本章第一节中已谈及河南会战中的军队表现,就全国范围内的军队而言,1944年12月17日蒋介石也曾谈及:“现在一般部队暮气太深,习染太重,而毫无生气力量。尤其一般部队的官长很多精神颓唐,纪律废弛,甚至自暴自弃,不顾国家军队的利益,而只图自己如何升官发财……”。^②士兵系强拉而来,自然都是些贫家子弟,他们受着种种非人待遇。同样是在1944年,因公在渝的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了营房中的士兵自杀事件,蒋立即召见兵役署长程泽润前往调查。最后在盛怒之下,处程氏以死刑。11月便改革兵役制度,专门成立兵役部,但真正具体的措施,却一项也没有得到落实。官兵素质的极度低劣,使得国民政府的军队无从谈及对日军的真正抗击,这是1944年大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

上层达官贵人的腐化和低层百姓与普通士兵的苦难形成明显的反差:“抗战日趋艰苦,战士生活艰困,亿兆人民水深火热,食草根树皮,饿殍载道;而后方玩物丧志沉迷荒淫者,却食必数万金,一衣足敷一家灾民的终年温饱,一掷千金,毫无吝嗇。”^③国民党抗战的能力一步步趋于削弱;当它对民主运动的不断兴起又持强烈的排斥态度的时候,便使社会上层精英分子们又站到了政府的对

① 《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3.10~194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② 《蒋总统集》第2册,第1496页。

③ 《云南日报》社论(1944年5月27日)。

立面。

三、民主宪政运动之再兴

抗战初期,国统区曾一度出现了抗日的民主气氛,宪政运动也以较大的规模开展起来,但不久即告消失。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中共方面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前提下与之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中间派人士则鉴于单个力量的薄弱,逐步走向联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便是标志。随着这两股民主力量的急剧上升和抗战局势的演变,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呼声愈发高涨。盟邦出于共同对日的需要,也不满足于国民党的诸多举措,尤其是它对其它党派的高压甚至武力相向政策。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在其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得不宣布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此言一出,大后方沉寂多时的民主宪政运动便又开展起来。

国民党虽然挂起了宪政的大旗,但其诚意如何,中共的认识却是非常清楚。中共中央于1944年7月1日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一方面指出国民党“实施宪政”的欺骗本质,另一方面则又指出可利用这个机会冲破其封锁,将民主运动推向深入。10天后,周恩来又提出了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实行地方自治。^① 中共中央为达到团结抗战的目的,又派出林伯渠等人先后在西安、重庆两处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尽管双方在军队编制、共产党的平等待遇、民主政治的实施等方面因分歧过大,无法达成协议,但这种谈判和协商本身就已达成了宪政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豫湘战场的惨败,使国民党军事上的崩溃和政治上的腐败已无从掩饰。9月份,为了“一新天下耳目,振

^①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见《解放日报》1944年7月14日。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将日寇打垮”^①,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又在其《如何解决》的著名讲演中,就联合政府的人选、执政原则与职责等作了具体的阐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的这一号召对国统区内蓬勃开展的民主运动来说起到了方向性的作用。当中共对宪政运动的推动与民主党派的活动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便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

民主党派游离于国共两党之间,试图以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因其主要活动在国统区,对国统区民主政治的实施状况便尤为关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在高压下失败后,他们并没有消沉,反而认清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本质。宪政运动既已重开,他们便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其中。宪政实施协进会、民主宪政促进会、宪政研究会等团体分别出现于重庆、成都和昆明。山城重庆的气氛尤为热烈,沈钧儒等不仅召开了民主宪政的座谈会,还创办起《宪政月刊》、《民宪》等杂志,广为宣传民主思想。民族工商业的代表在要求政治民主的同时,又强烈呼吁生产的自由和取消统制政策。在昆明等处,知识分子们除创办《自由论坛》杂志外,还纷纷外出演讲,将自由民主的种子撒向年轻学子。至1944年下半年,面对前方惨败的现实,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能力已不仅仅是怀疑的问题了。在9月初的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参议员们纷纷对国民政府提出质询,其用词之严厉,涉及问题之多,前所未见,举凡豫湘战败、通货膨胀、贪污舞弊、箝制舆论、反动教育等都在其中。在民主人士看来,没有民主,这些问题都无从解决,而民

^①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主又不是用磕头的办法可以磕出来的。^① 在昆明数千名大学生的集会上,潘光旦、闻一多等名教授慷慨陈词,要求青年们“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我们应该再来一次闹”来结束这“可怕冷静”。^② 9月底以后,由于中共联合政府的号召和具体步骤的提出,民主自由的强烈呼吁便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扩大自己的阵营,特易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样就可使那些爱国进步的无党派人士亦可入盟。10月25日,宋庆龄等72人发起重庆各党派各阶层数千人举行了追悼邹韬奋大会,又强烈呼吁向法西斯进攻。此后,要求民主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声愈来愈高,斗争的形式愈发多样,日趋激烈,由座谈会、讲演会发展到游行示威,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一直持续到次年的春天。

国统区内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浩大声势,对国民党内也形成强大的冲击。一部分元老派和稍具民主色彩的人士都公开不满蒋介石等的对内政策。1944年5月26日,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先生要求“我们必须把一切不忠心于民主政治的人,清洗出去”。6月初,他又向林伯渠表示:“(1)非国共合作、国内团结,不能打倒敌人。(2)非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使各界人士参加政治,中国不能前进。(3)蒋先生非改变作风、排除包围,中央政治无法清明。”^③ 7月7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又发表了《我们的唯一路线》一文,这路线便是要“与美英苏三大盟国更加亲善切实合作,赶速施行民主政治,彻底发动全民力量”^④。冯玉祥等人亦不断呼唤新的改革,以避免亡国之痛。地方实力派人物亦卷入到民主宪

① 张澜语,见《新华日报》1944年9月6日。

② 转引自龚古今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第30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国民党党务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④ 《华西日报》1944年7月14日。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政的浪潮中。自5月份起,他们以《华西日报》(成都)、《云南日报》(昆明)、《新蜀报》(重庆)等为喉舌,强烈要求当局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治以挽救危机。

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展开,远远超出了国民党的预料之外。面对多方面的巨大压力,它不得不有所表示,但对民主宪政特别是联合政府这些具体条件来说,又无一能够真正的接受。在蒋介石看来,“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各党各派,则中央政府权威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化”^①。在这样的考虑面前,国民党自己提及的“宪政”问题便被丢到一边了。

四、国共两党与美国政府

在中美关系的发展史上,1944年是个至关重要的年份。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起,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天平上,中国的份量就大大加重了。同国民政府联系的加强,巨额援助的增拨,很显然地有双重目的:首先是利用中国对抗日本,最大限度地减轻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阻力及伤亡;其次是考虑到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尽管目前尚不能提供给美国以军事方面的支持,但在今后的25年或50年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友好的中国可以成为抵制苏联可能在亚洲进行扩张的缓冲地带。^②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方面考虑的则是多多获取美国的援助,并促使美国改变“重欧轻亚”的战略,以尽早结束对日战争。中国战区成立后,蒋介石于1942年初致电宋子文,请罗斯福指定一亲信高级将领为战区参谋长,他“不需要是远

① 《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讲话》(1945年3月1日)。

② 参见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99页。

东问题的专家”，^①但却要在美国有较高的地位和影响，能左右其对华政策。没想到，美国方面派来的却是陆军第七师师长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氏是美国高级军官中惟一精通汉语的人，在其40多年的军旅生活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国度过。他性格刚直、坦率，对蒋介石及其政府了解甚深，因为深知蒋介石“更多的是关心自己，保住中国而不是关心使世界免遭轴心国的蹂躏”，而对被选来华，开始并不乐意。而蒋对史也早有所闻，对其性格和能力颇有微辞，只不过是出于外交礼貌，才接受此派遣。^②史、蒋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出现了矛盾的阴影。

如果说国民政府同美国在对日战略问题上的分歧一开始就较为明显的话，那么蒋、史之间关系的演变就使得分歧越发扩大。史氏在华身兼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等多职。然重点却不是蒋的参谋长，而是美军的代表。正如他自己所言：“本人基本地位，为保持美国之利益。”^③这样，美国利益与国民政府利益间的冲突，便以史、蒋个人之间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先是于1942年初夏双方在远征军的使用上出现纠纷，继之于1943年秋天反攻缅甸的问题上又发生齟齬，但都暂告平息（一次是正值中美进行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另一次则是因开罗会议即将召开）。到1944年，双方的矛盾便再也无法调和了。

前两次冲突的根源所在，是史迪威要远征军倾全力作战，而蒋

① 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第34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② 伊·卡思：《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悲剧》第97页，新华出版社。

③ 转引自梁敬铎：《史迪威事件》第68页，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则认为远征军是中国军队精锐之一部,“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①矛盾的起因较为单一,因而终告解决。但1944年的危机却导源于日军“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又夹杂了国共因素在内。

日军“一号作战”发动以来的迅速进展,严重危及了盟军在太平洋上的战局。日军在中国大陆上的攻掠和经营,使得它即便在本土失败后仍可与盟军周旋,战争更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苏联参战的作用也会大大提高。这是美国非常不愿看到的情景。在美国的军方人士看来:国民党的一再溃败完全是由于将领无能而产生的“指挥权危机”造成的,解决危机的惟一办法便是让史迪威直接统帅盟国和中国的全部军队。7月4日,在湘桂前线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史迪威上书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要其提请总统,立即电函蒋介石,“应当采取非常手段”,要求国民党军队“接受我指挥”,并指出“扭转中国局势之方法”应当是“出兵晋豫,以攻汉口”。“此须使用中共部队,两年前他们愿听我指挥,今或仍能听命”。^②6日,罗斯福即致电蒋介石,将史迪威统帅国共军队的问题提了出来。史氏当时攻略汉口的计划是较难实现的,但他对中共的判断却大致与事实相符。

中共中央从对日作战的大局出发,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就发布了《关于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③次年,周恩来多次向美驻华使馆的官员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内设置领事馆,派遣军事观察组,并表示如蒙蒋介石同意,可派兵由史迪威指挥开赴前线。在周恩来看来,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改变中国形势的惟一力量,希望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810页。

② 查尔斯·F·罗马纳斯:《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80页,英文版,华盛顿,1956年。

③ 《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3日。

利用此力量来促使国民政府的改革,以制止内战。^① 这些计划尽管都没能实行,但中共同美军的合作事实上已经展开了。中共军队不仅在各地营救起美军的飞行员,还将收集的情报转呈给史迪威的司令部。正是在与中共接触的过程中,史迪威及其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对中共有了了解。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希望能够进入共产党的区域内考察。在这些“中国通”的多次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前后三次请求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但直到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蒋才被迫同意观察组的派遣。

1944年7月、8月,代号为“狄克西使团”(“狄克西”原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部反叛各州,这里指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周恩来将此举称作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② 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修改审定了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些人在解放区内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情报资料,在此前后赴根据地的美国作家记者们也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有的人甚至还亲眼目睹了游击队的攻城作战。^③ 这两部分人都对中共产生了至为良好的印象。举凡中共军事力量的发展、组织力量的强大、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风貌等等,都对他们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中共力量的急速发展同国民党军队一再溃退的反差如此之大,促使史迪威等人开始考虑以美国武器装备中共军队的问题。为了帮助汇总情报,美军向中共提供了近千台无线电发报机,并建立起了通讯联络网。中共亦指示各地的部队与美军建立工作联系,并向美

① 转引自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转引自袁明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79~80页。

③ [美]肯尼思·休梅克著:《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中译本,第140~14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军可能登陆的地区集结。^①

史迪威等人对中共的客观看法,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就美国的利益而言,将来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必须使用中国的华北战场,而控制这一地区的力量则是中共,所以必须与中共合作。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由于其政府和军队如此的腐败,华莱士在其回国后的秘密报告中便建议:“蒋只宜视为我们短期投资之对象,故对华政策不宜只限于援蒋。”^②

美国对中共的看法及举措,显然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在他看来,“当时中国之敌有二:一为日本,一为共产党,而共产党尤为心腹之患”^③。罗斯福的来电要史迪威统率全中国的军队,这不仅会削弱蒋的权力,而且将在事实上否定蒋有领导抗战的资格,更会导致中共力量的进一步壮大。但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又不能公开对抗,便以种种借口拖延此事。罗斯福又于7月15日和8月23日连电催促,并于9月份派出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但都不能在史迪威的任命问题上有所进展。这时,日军已进入到了其湘桂作战的后期阶段,大后方频频告急。蒋介石要史迪威调中国远征军回救云南等地,史迪威则认为此举会使缅甸战场前功尽弃,拒不同意,反而要蒋调出围堵八路军的胡宗南部南下救援。此时正值罗斯福与丘吉尔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会上制定了收复缅甸的计划。此计划中要求中国远征军发挥作用,因而罗斯福便于9月18日致函蒋介石,要求补充缅北部队,对怒江方面的中国军队也要增援,否则全部后果由蒋承担;并指责蒋氏在史迪威任命问题上的怠慢态度,要求“立即委任,授以全权,指挥中国全部军

① 《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80页。

② 《中国通——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40页。

③ 《史迪威事件》第244页。

队”，如果再事拖延，则对华援助完全停止。^①次日，史迪威将信直接递交给蒋，蒋的自尊心被损伤，遂决定以要求调换史迪威来抵制美国的决策。虽然史迪威于23日提出不再使用中共部队及租借物资由蒋介石支配等让步条件，蒋仍不肯答应，并于24日致电罗斯福。次日，蒋又召见赫尔利，坚决要求替换史迪威，认为在三个方面不能迁就：(1)不能“任共产主义之赤化中国”；(2)“国家主权与尊严，不能有所损伤”；(3)“国家及个人人格不能污辱”，“否则，任何牺牲均所不恤”。^②

在蒋介石强硬的态度面前，罗斯福只得重新权衡得失，迅速调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稍后，赫尔利又接替了高斯成为驻华大使。美国的对蒋妥协，主要是对日作战形势变化的结果。在日军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利用中国拖住日本的想法也大大减弱，美国既已在蒋介石政府身上倾注了较多的援助，当然不希望使之付诸东流。加之国内面临大选，罗斯福也不希望在此期间中美关系搞得过僵，给共和党制造攻击的把柄。美国与国民政府间的矛盾既以史蒋间个人的矛盾表现出来，将史调回国内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当然选择。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了解终属有限，其对中国的援助虽然有十分积极的一面，在这点上蒋介石是依赖美国的，但对蒋介石处心积虑地树立其政府权威的努力和倔强的个性来说，美国政府就知之甚少了，这样，其露骨的扩张主义政策及控制中国的图谋便遭到了蒋的抑制。同样，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了解也有偏颇。许多人（甚至罗斯福本人）认为中共是“劳农党”，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其制

① 《史迪威事件》第278页。

② 《“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13册，第158页。

第四编 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局势与日本的投降

度是“土地民主或农民民主”。^①更为突出的是,美国人只想按自己的模式来改造中国,要使其成为一个两党并存竞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赫尔利则把中共比作和自己一样的俄克拉亥马州共和党人,“在野党想成为在朝党,而……俄克拉亥马共和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仅有的差异是,俄克拉亥马共和党人没有武装起来”^②。

赫尔利在华期间,介入了国共之间的和谈。中共方面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号召之后,对美国的介入是欢迎的,毛泽东曾多次指示林伯渠等将中共方面的提案密送给美国方面。11月7日,赫氏飞往延安,同中共方面达成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5点建议。中共方面高度评价赫氏的工作,“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③,中共和美国的合作至此达到高峰。

但是,美国方面撮合国共和谈及与中共的交往毕竟是权宜之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便转向了以维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为主,它的体现便是要积极地扶持国民党政权。中共方面虽“没有任何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意图,……真心诚意希望国民党取得进步”,并认为这种进步“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共产党”^④(毛泽东语),但在蒋介石看来,中共的单独存在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联合政府断不可行,只能在中共军队被“整编”的前提下,才能“邀请一些中共党员来国民政府里做官”。1945年初,联合政府和

① 巴巴拉·W·塔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21页,英文版,纽约,1980年。

② 周锡瑞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86页,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③ 《毛泽东致罗斯福函》,《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81页

④ 《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209页。

统帅部的主张便被蒋介石公开拒绝了。至此,美国政府已转到了扶蒋反共的立场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中美外交格局便大致形成了。

本章小结

对中日两国来说,1944年战局的发展给双方都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利用“钻隙迂回”的惯用战术,日军的大陆交通线虽告打通,但在太平洋等其它战场处处失利的情况下,其狂妄的战略目标并未能实现,战线却越拉越长了。尤其是中国军队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不仅打通了中印缅交通线,而且给日军以重创,使大批美援物资输入内地。而对国民政府方面来说,日军“一号作战”以来的凶猛攻势,将其抗战以来在军事、政治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暴露无遗。尽管在广大的中下级官兵中不时出现了浴血奋战的场面,但几千里战场上的溃败,人民生命财产的巨额损失,都充分说明了军政高层的腐败无能及整个国家机制的败坏。这军事上的大溃败,对美外交中出现的危机,又导致了经济形势恶化的趋势,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开展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却在各地都对日军发动了猛烈的反击,力量迅速壮大。战后中国政治格局的演变亦由此初现端倪。